

陽朝鳳丹

張恨水 著



N268

MG

I246.42

91

丹
鳳
朝
陽

張
明
水
善

號九二一第不任州杭

店書華文

部借租

注意

照摺污損
價賠償



3 2169 7992 6

版出社版出東遠海上

小言情

丹鳳朝陽 上集目錄

第一回

邂逅留情賣花聲曼曼

相逢恨晚情女意綿綿

第二回

一寸相思夢魂空顛倒

三生綺孽驀地惹糾纏

第三回

女也戀新舊歡懷暗妬

花能解語往事訴從頭

第四回

酒漾燈紅消魂同飽舞

興酣情醉鬢臂百媚生

第五回

促膝談心良宵情切切

街頭揮拳流血淚盈盈

第六回

病榻依依情深難割捨

芳心可到底事費疑猜

第七回

管美於化鏡門前跳舞

客來不速背地伴知音

第八回

人兒比日清風祈永抱

倩影當前繡袍兩難忘

第九回

活潑天真無形嚮禮女

風流浪漫巧詩引遊蝶

第十回

獨坐幽篁不堪重回首

曾經滄海流瀛至無言

第十一回

眉目益堅穆復悲傷促

誓無二心生死願同金

第十二回

血小無情噴哥彈暗淚

惘然被盜跑狗得獨贏

言情
小說
丹鳳朝陽

第一回 邂逅留清真花聲曼曼

相逢恨晚情女意綿綿

同碑玉的
↓
碑

初春的早晨，天氣依舊是很寒冷，曉風吹在臉頰上，覺得是怪刺人，街上靜悄悄的，一個
人影都沒有，只有幾隻小鳥兒，在光禿禿的枯枝上啾啾地飛鳴，太陽已從地平線上漸漸
的升起，天空由淡藍變成深藍。還點綴着朝陽反映下的殘片彩霞，這時有與少年，身穿
西服，外披大衣，白淨的臉蛋兒上配着一根挺直的鼻樑，和兩隻炯炯有神的眼珠，一望
而知是個富於情感且帶有傲氣的少年，他腋下掖着厚厚的精裝書本，口手插在大衣袋內
，悠然的正從呂班路轉向龍飛路來，他似乎也感到時候還太早，路上實在很寂寞，校中
也許一個同學還沒有，好在呂班路是長得挺，這樣曠着過去，迨走到校裏，時候也就差
不多，於是他把手腕伸出一瞧，果然錶上已經七點半鐘，說早也不早，實在原因這道兒
一段馬路車子太少，所以更顯得冷清，這道少年是滬江大學的學生，今年春季才進這個
學校，其實他到這十里洋場的上海，為這具是第一道兒，原來他本意是南京人，姓高名
明陽，字鴻志，這此和母親回來上海，繼續他的志願，轉考大學求學，這向校中同學已
有一層期望，明陽是個學年青年，所以天天是起得很早，今天他已也感到太早，未
免有些寂寞，因此他把腳步故意放得有勁，聽着路略整齊而有節律的步伐，似乎也覺得

帶有些音樂的成分，正在這個時候，忽然在晨風中送過來一陣賣花聲，這聲音在寂靜的空氣中，是更覺得清脆動聽，明陽連忙抬頭向前望去，只見一個賣花的姑娘，正從霞飛路轉過來，見了明陽，便急急奔到明陽的面前，明陽見她奔來的勢子，是很猛烈的，心裏倒是一怔，慌忙停住了步，但是那賣花姑娘既到了面前，却又把頭低垂下來，這叫陽明實在弄得莫明其妙，心想，我和你素不相識，你這一下子，究竟算什麼意思，幸虧這時街上行人不多，要是給她見了，我倒要担着一個調戲少女的罪名呢，正要問她作什麼，那姑娘却又慢慢抬起頭來，和明陽齊巧訂了一個照面，潮陽這時才瞧得清她的容貌，暗道，倒是個好模樣兒，不覺向她又細細打量起來，瞧她年紀只不過十六七歲，雪白的，一個鵝蛋臉兒，兩隻滴溜烏圓的眸珠，顯出聰明的樣子來，因為她被明陽一陣子呆瞧，所以嬌靨是更加的紅暈，她眼珠一轉，終於先開口道，先生，請你買些兒好嗎，明陽方才明白她所以突然奔到前面的原因，心裏倒不覺又好笑起來，說道，我不是娘們兒，要了軸幹什麼用，她微笑道，這花是很香的，先生，你買幾朵玩玩也好，先生化不了多少錢，咱就可以回家替媽吃飯，養活咱娘兒倆日子，明陽想，這姑娘倒是挺會說話，因笑道，那麼你這鮮花要賣多少錢，她一面把左臂上挽着的籃子向上一提，一面道，貴不了多少，十個銅子一朵，一毛錢三朵，先生，你瞧這花多鮮美，她把一束花拿起，眼珠向他一瞟，明陽接過瞧了一瞧，又向她望了一眼，將那束鮮花仍舊放在她的籃內，她睜起了眼，蹣跚道，先生，您不要騙，明陽笑道，姑娘，你別着急，說時，便伸手向袋

內摸出一張角票，交給她的手裏道，你媽既等着你去做飯，那你拿去吧，明陽說着，回頭便走，她把角票接在手裏，眼睛向他背影望着出了一會子神，忽然又追上來喊道，先生，你快回來，花忘拿呢，明陽回過身子，她已奔到面前，因道，這花我送給你吧，她搖頭道，這不能，先生，你花拿去，我自己賣花的，怎麼反要你送花嗎，明陽道，姑娘，你別誤會，我此刻上學校裏去，拿了鮮花還像什麼，她將那一口雪白牙齒咬着嘴唇，眸珠向他睨了一回，忽然把她手中那張角票送了過來道，先生，那你就不要買花，我不賣，請你拿回去，明陽倒想不到一個賣花姑娘竟有這樣人格，一時不禁對她怔住了，她見她這個模樣，便撲嗤笑起來道，要不，你把花拿去，說時，在籃內又揀她三朵花，明陽見她這樣天真，心裏微微一動，這就盯住了她目不轉睛，直把她瞧得不好意思起來，兩頰上泛起了紅暈，哧的一聲道，先生，你怎麼啦，明陽這才覺得了，因伸手接過一朵鮮花道，那麼我就拿一朵怎樣，她點了點頭道，也可以，我找還你二十個銅子，明陽搖手道，不用找了，~~這~~算我送……說對這裏，頓了頓，覺得不好意思，遂轉口道，你給我留着吧，話還不會說完，身子已向前走了，他還恐怕她再追上來，所以連連加快幾個步子，早已轉入了霞飛路，那時太陽已懸掛在高空，路上男男女女的學生，都已急匆匆的向學校裏去，明陽一瞧手錶，原來已經八點二十分，因不願再走，跳上一輛電車，去坐在靠窗的旁邊，拿起這朵鮮花，向鼻管裏嗅了一下，腦海裏便浮現出那賣花女郎的面容，不覺自語着道，這孩子可愛，他才說出口，却見旁邊一個女學生，睜着杏眼，

向自己瞪了一眼，明陽方知她是誤會了，一時兩頰通紅，真有些兒坐立不寧，遂索性閉了眼。裝做個不知道，大約有了三分鐘時候，忽聽耳邊又有嬌滴滴女子聲音叫道，密司脫高，怎麼你昨兒晚上不會睡嗎，明陽連忙睜開眼睛，回頭望去，原來自己身旁坐着的，早已換了一個女學生，只見她身穿湖色嘩嘩旗袍，外罩棗紅呢大衣，雲髮鬢曲，柳眉杏眼，正是自己校中的慧珠女士，不覺嘆了一聲道，巧得很，密司脫什麼時候上車，慧珠嫣然一笑道，在前面一站，你怎麼車上打盹，倒是安閒得很，明陽微紅了臉笑道，你不要取笑，我那裏打盹，慧珠瞥眼見他手中拿着一朵鮮花，便又暗帶笑起來道，密司脫高，這一朵鮮美的花兒，打算送與人去嗎，明陽連搖兩下頭道，不是，不是，剛纔有個賣花的，定要我買，我因瞧她可憐，以買她一朵，其實我一些兒都沒有用，慧珠抿口笑道，我不信，要是你真的話，那麼你把這朵花兒送給我，裝是不肯，就顯見你說謊，明陽道，這也容易，你如喜歡的話，你只願拿去，說着，便把花兒放遞她的手裏，慧珠老實不客氣的接在手裏，望着他笑道，你不要咀裏說得好，心裏可恨我不識趣了，明陽道，這就難了，要不要拿隻「愛克司」光燈來給我照一照，慧珠忍不住吃吃笑起來，正在這時，賣票的大叫拉都路，這才將兩人驚醒過來，急急跳下電車，兩人並肩的向學校裏走去，剛跨進校門，就見同級裏的何一鳴和梁斌之忽也出來，一見兩人，兩頭都覺有些兒酸溜溜，笑道，我們皇后幾時有了這個隨從，明陽聽了，羞得兩頰通紅，因為自己是個新生，且又在空地，不便和人翻臉，遂匆匆自管到教室去，慧珠笑囁兩

人道，你們儘管胡囉，回頭告訴王老師，你一鳴一伸，吞兒笑道，謝謝你，你要打就請你自己打兩下，告訴是不能夠的，正說時，上課鐘已敲，三人因大家進課堂去，只見明陽坐在案桌邊，兩手托着下顎，正在瞧書，慧珠從他旁邊走過，對他盈盈一笑，明陽覺得剛才太被人侮辱了，心裏真有些兒氣憤，所以低下頭，只當不瞧見，一回兒理化教授王老師來了，大家擺開書本，靜聽王教授的講解，一回王教授又背過身去在黑板上寫字，明陽的案桌上，忽然多了二些紙團，因忙先把一個展開來瞧道，「謝謝你的梅花，剛纔他們的胡說，請你不要生氣，」「今天午後三時，我在國泰戲院候你，請你切勿爽約，慧珠，」明陽瞧了這個條子，心中又覺好笑，暗想，我才到這裏還不上兩個星期，多承皇后垂青我，這也真難得了，男女交際，何有女的先來自訂約，這尤其是罕有的事，若不答應她，倒有些兒不好意思，不但是這樣，自己也未免不識抬舉，看起來皇后做事，究竟有些專制，她不須徵人的同意，就叫人不要失約，明陽一面想，一面把另一個紙團打開來瞧，這一瞧正裏應着了不瞧猶可的一句話，直把明陽氣得目瞪口呆，你道上面寫的什麼，原來却並不是個字條，裏面畫着一隻天鵝，翱翔天空，下首畫着一隻青蛙，高抬了頭望，意思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明陽幾乎氣得發暈，這是那個惡作劇，竟這樣挖苦我，想來一定是何一鳴和梁斌之這兩個傢伙了，我今天一定不能答應她，將來若被他們憑空造謠，我們的名譽，在無形中不是受損失嗎，明陽本來心裏很高興，現在這樣一想，好像兜頭潑了盆冷水，熱度立刻降到零度以下，因此他便決心拒絕她了，一個一

個鐘點過去，好容易到了午飯時分，因為在這非常時期，學校多而校舍少，這固然也是一個原因，大半也是爲避免危險，所以只上了半天課，下午教室是要讓給別個學校來上課，一等下課鐘敲了，大家早已合上書本，挾在脅下像魚貫似的出去，明陽爲了要給慧珠一個答覆，所以他是特別走得慢，讓人家都走完了，方始站起身來，那時慧珠早已珊珊走來，明陽見過，密司田，這事真萬分的對不起，下午齊巧另有別的事，你約我看電影，能不能夠改期在明天，慧珠聽了一怔，忽又眸珠一轉笑道，也好，這時我們一同走吧，明陽讓慧珠先走，兩人出了校門，向人行道上一路踱過去，默默的誰也不開口，慧珠忽然向明陽衣袖一拉道，密司脫高，我不回家吃飯了，大家到裏面去吃些怎麼樣，明陽抬頭一看，原來已到一家咖啡館的門口，遂點頭道，那麼你請先進，兩人遂到裏面，剛才坐下，忽見何一鳴和梁斌之兩人笑着進來，大家一見，只得招呼同坐一桌，慧珠心中好不惱恨，想這兩人真太不識趣，明陽道，兩位來得很好，我們大家談談，雖然我們只有八九天的友誼，但我覺得兩位，是很可以親近，一鳴笑道，不錯，我們應該聯絡感情，增進友愛，慧珠道，不用說了，我們叫四份西餐吧，斌之道，就這樣好了，我的肚子咕咕吵得厲害，大家都笑了，等到四人吃畢西餐，時已一點左右，明陽搶着會了錢，一鳴，斌之道了一聲叨擾，四人在咖啡館的門前，方始各各握手分別。

第二回 一寸相思魂空顛倒 三生綺夢地惹糾纏

明陽跳上電車，到呂班路趙家宅花園下來，約走了十餘步，就見一堵矮圍牆，中間兩扇鐵門，旁邊掛着一塊銅牌，上書子寓兩字，明陽按了電鈴，門役前來開門，見了明陽，便叫道，表少爺回來了，明陽一面點頭，一面向甬道走進裏面去，原子寓是他舅舅的家裏，明陽的爸爸高伯亮，不幸早亡，幸還有家產十餘萬，母子兩人，始可平安度日，這次時局變動，他的舅父子久，在中華銀公司得知消息很早，所以急拍電至南京，給他妹子高老太太，叫他們迅速來滬，因此才免驚嚇，明陽母子到了上海，子久遂安頓他們住下，好在子公館是三樓三底的小洋房，空屋原多着，當然不用再向外面去另找房子了，明陽走完甬道，轉入一個小院子，忽然迎面奔來一個女孩子，險些和明陽撞個滿懷，明陽忙將她抱住，只見那女孩抬起頭來，格格的笑道，啊呀，明哥，險些被你嚇掉小魂靈兒呢，原來這女孩便是子久的千金，名叫玉鳳，于老夫婦倆都年已半百，膝下只有玉鳳一個，真好像是掌上明珠，萬分愛惜，玉鳳今年十五歲，生得嬌小玲瓏，天真活潑，處處脫不了稚氣可愛，現在中學裏讀書，于老太和高老太姑嫂倆人，原本各人有心事，只因爲年齡相差稍遠一些，明陽今年已是二十二歲，所以大家也遲遲的並未談及，當時明陽聽她反來埋怨自己，因也笑道，妹妹，你自己奔得太忙，怎麼反怪我呀，我倒真給你嚇一跳，但是你有沒有給我碰痛嗎，玉鳳笑道，這樣說是我自己不好，我倒不會碰

着什麼，你的腳尖一定給我踏壞了，明陽驕的笑着，這可不是豆腐做的，那裏就會踏壞，鳳妹，你這樣急的到那裏去，玉鳳睜珠一轉笑着，你問我這話，我又要怪你不好了，因為你這樣還還不回來，我來等你的呀，明陽嘆了一聲道，這世間對不起妹妹，那麼我們到上房去吧，說着挽了她的手，玉鳳道，我問你，你在那兒，飯吃了沒有啦，明陽道，我和朋友在外面吃的，說時，已到上房，于老太和高太太都坐在沙發上吸煙，玉鳳叫道，姑媽，媽媽，明哥回來了，明陽也上前請了安，于老太道，明兒怎的這樣遲回來，明陽道，和朋友們在外面吃了飯，玉鳳拉着他連連問道，明哥，男朋友還是女朋友呀，明陽因為媽和舅媽都在，不好意思和她說笑，遂正經過，當男男的那裏來的女朋友，玉鳳吓了一聲道，明哥騙我，我不信，你說到底是什麼，明陽被她纏着，只好對她憨憨的笑，于老太笑着，這可了不得，這妮子痴了，現在都叫你管得這麼緊，往後明兒怎樣辦呢，高老太和明陽聽了，也都笑了，玉鳳縮溜烏圓的眸珠，呆望着于老太，怔怔的道，媽媽，你們笑什麼，我不能問的嗎，大家聽她這樣說，益發大笑起來，玉鳳楞住了一會子，忽然紅暈了臉，似懂非懂的嘆道，你們都笑我，我不高興了，說着，把腳一頓，徑到自己的房中去，害得高老太和于老太都笑彎腰，明陽站在旁邊，也沒意思，便回身到書房裏，放了書本，坐在旁邊研究了一回，忽聽背後一陣笑聲，明陽回過頭去，見是玉鳳，遂拉過她手笑着，我問你，你方才兒說不高興，現在可又高興了，玉鳳靠近他的身懷，咬着嘴唇道，我不懂你們為什麼都笑我，明哥，你告訴我吧，明陽笑着，

這也不用我告訴，你往後自然會明白的，玉鳳道，那麼你到底和誰在一塊兒吃飯，明陽嘆了一聲道，朋友，朋友，你難道還沒有聽清楚嗎，玉鳳道，朋友我知道，是不是……說到這裏，嗤嗤一笑，便道，不問了，回頭又叫你們笑，明哥，我們一塊兒去玩玩好嗎，明陽道，你要到那兒去玩，玉鳳走到對面行上坐下，笑道，現在這個時代，還有心思玩嗎，我們坐着談談得了，明陽笑道，前後都是你說的，我們坐着談談也好，我問你校中學生多嗎，玉鳳道，我們一級裏有四百五十個，她們都比我大，我人算最小，她們都叫我小妹妹，明陽道，妹妹真太聰敏，像你這樣年齡，能夠在高中裏能有幾個呢，玉鳳道，只怕活不長命，明陽忙笑道，你又講痴話了，你爸媽只有你一個，你怎麼能活不長命呢，玉鳳聽了，却不回答，望着他憨憨的笑，忽然站起來道，我記得了，我還得去練習一下三角幾何，說着，便自管奔出室外，明陽待她走後，一時室中又感到冷靜十分，把書本合上，靜靜的想，表妹原是可愛，但究竟年齡太輕，和我整整相差七年，處處孩氣未脫，我是只把她當作小妹妹看待，她是一顆純潔的童心，當然一切更不用避什麼嫌疑，密司慧珠，她雖然很傾心我，但似乎太浪漫，而且追求她的人也太多，容易被人妒忌，不知怎樣，一時裏他竟會想起那個賣花姑娘，她倒是個十足的北京人，說話固然清脆動聽，容貌也可以說是個好模樣，要是給她好哥兒的裝飾起來，也許比慧珠還強，但轉念一想，自己真也懶得可憐，一個賣花的姑娘，階級上相差太遠，這倒還在其次，第一便是知識的缺乏，要和她談起愛情來，這未免是太笑話，想到這裏，自己也就忍俊不置，

明陽伏在桌上，胡思亂想，一回兒好像自己和慧珠已在國泰戲院裏，慧珠對待自己是熱情得了不得，兩人已經訂了婚，擁抱着接吻，一回兒又忽見那個賣花姑娘，望着自己憨憨的笑，似乎含有無限的柔情蜜意，明陽情不自禁，趕步上去，將她的柔荑握住，正欲動問，忽見那賣花姑娘，早已變做了表妹于玉鳳，明陽恍惚間聽她說道，明哥，你已訂了婚，幾時大喜呀，咱們是要喝喜酒哩，明陽見她意態，眼皮兒紅紅的，似乎要哭的神氣，自己也覺有些對不住她，表妹是天真可愛的，她是常常關心自己，我真有些悔不該和田慧珠訂婚，但用什麼話去安慰她呢，這時忽又有人來喊道，表少爺，不好了，我們小姐快要死了，你快去瞧瞧，果然明陽好像已在玉鳳的牀邊，玉鳳淌着淚道，我原說只怕命不長，現在果然這樣了，明陽聽了心似刀割，悲痛得了不得，偎着玉鳳哭起來，但是一回兒好像死的並不是玉鳳，說是那個賣花姑娘，明陽疑惑不定，頭腦實在有些纏不清，糊糊塗塗自己又好像在一个墓前，也不知是玉鳳死了，還是那賣花姑娘死了，似乎還不太明白，胸中只覺得無限沉痛，他忍不住嗚嗚咽咽哭起來，忽聽有人在耳邊低低叫道，明哥，明哥，你怎麼啦，快醒來呀，明陽被她叫醒，兩手揉着眼睛，抬頭見叫自己的正是玉鳳，一時便猛可把她抱住，玉鳳却格格的笑道，你哭得好傷心，到底夢見了什麼呀，明陽一瞧室中，已是上了燈，細想夢景，大半已經模糊，聽她問着，便笑着答道，我夢中被妹妹打了呀，玉鳳啐他一口，一面又把手指在自己臉頰上劃着，笑道，你瞧你自己的頰上，還帶着眼淚呢，羞也不羞，說着，把纖指在他臉上一抹，果然抹下一

滴淚水來，明陽一面拿手帕擦臉，一面捧過她的小臉，要吻她香，玉鳳不依，吃吃笑着便逃到對面沙發上去，噙着他道，明哥，你這一回打盹，時候真不少，我剛才出去，還只三點左右，我把功課完畢，早已上燈時分，我想你怎麼不出來，所以又進來瞧你，誰知室中一片漆黑，扭亮電燈，方才知道你伏在桌上打盹，睡得甜蜜得很，想來滋味一定很好，我正想和你開個玩笑，不料你忽然大哭起來，倒被嚇一大跳，你說我打你，這我不信，我怎會打你呢，就算真的我打你，你也不見得會哭呀，明陽聽她絮絮的說了一大套，倒也給她說得笑了道。妹妹這話不錯，就算你打我，我也不會哭的，玉鳳跳着笑道，那你究竟夢見什麼，明陽道，夢裏的事，糊裏糊塗我早已忘得一乾二淨，妹妹問我到底夢見什麼，我實在回答不出，說着，兩手向上一伸，又連連打呵欠道，真的時候壓得不少，我只覺得一忽兒，怎麼天就黑暗了，玉鳳道，虧你還說得出，你功課有舒齊沒有，明陽舌兒一伸道，你這位女教授就厲害，玉鳳格格的笑彎腰，然後又在他對面坐下，正經的道，那麼你自管幹你的，我不來纏你了，說着，便寫字棹旁，隨手拿過一本書，翻着瞧着，明陽因也翻開書本，但是看不到一頁，那腦中又要想夢景了，難道表妹真會不長命嗎，偷眼向玉鳳望去，只見她烏圓眸珠，完全注意畫片上，雪白牙齒微咬着嘴唇皮子，倒正在瞧得出神，明陽心想，我聽老人說，夢境中的事，和現實是完全相反的，那麼表妹倒是長命百歲呢，想到這裏，又覺好笑，想這種都是無稽之談，夢境中事，更是不足為信，照情理上講起來，有所思必有所夢，都是剛才表妹自己說的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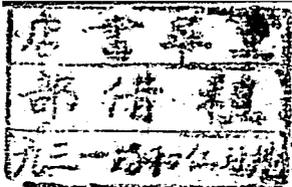
。我因頗覺感觸，所以有這個夢，那裏可信以爲真，明陽這樣一想，也就不再疑惑，這時忽見室外奔進一門雜環，向兩人叫道，表少爺，鳳小姐，老爺回來了，請你們用晚飯去，玉鳳抬頭道，小菊，老爺才回來嗎，小菊道，好，回兒了，明陽把書合上笑道，夜裏再幹吧，玉鳳噙嘴一笑，兩人遂携手到飯廳裏去了，次日明陽和玉鳳依然各自到學校，明陽將走到呂班路的時候，只見那個賣花的女郎又在那面出現了，她今天穿着一套青布的襖袴，頭上裹着巾布，衣服雖不十分新鮮，却也相當清潔，見了自己，似乎有些兒怕羞，但她終於慢慢的迎過來，向明陽輕輕的道，昨天我還沒有謝謝先生，你就走了，明陽笑道，這點兒是不用謝的，姑娘倒是起得很早，她微微歎口氣道，像我們這樣人家，不起得早，那裏弄飯吃，明陽點頭道，這也說得是，今天我再給你買一朵，說時，在袋內摸出一個雙毛的角票，她把籃子提了，揀了一朵最鮮艷的花兒，交給明陽，明陽也把角票放在她的手裏，因爲放下時，手裏還剩一些，所以兩手便猛可的一碰，明陽就感到她的手，不但是白嫩，而且是細膩，真好像柔若無骨，實在不像貧苦人家的女兒，心裏覺得有些兒奇怪，她却又叫道，先生，這錢太多了，說到這裏，臉兒一紅道，我才出來，找不出銅子呢，明陽笑道，找不出就別找了，我也沒有零碎銅子，她把眼皮低垂着，柔順地向明陽望了一回子，明陽知道她一定是很感激自己，因之很想知道她一些身世，但是怎樣向她開口問呢，或許人家不願回答，發她個釘子，那不是很不好意思嗎，但是老這樣站着，豈不被人笑話，遂望了一下手錶，向她笑着點一點頭，遂回身

向又忽忽走了，一面走，一面心上便覺戀戀不捨，這也奇怪，今天和他談了幾句話，彼此似乎比昨天是熟悉了許多，對她也就更發生一種好感，這好感是不是愛情的作用呢，自己也不明白，明陽情不自禁的又回過頭去望一眼，因了這一望，心坎裏就更印上了一層不滅的影象，原來她徑徑的站着，她望了自己兀是出神，明陽迅速地又回轉頭來，心中想，大概不是我一個人如此吧。這就笑了一笑，忽忽到學校去，進了學校的大門，第一個遇見的便是田慧珠，她一見明陽手中又拿着一朵花，遂迎上來笑道，密司脫高，你早，怎麼這朵花又是送誰的，明陽心裏實在好笑，一面和她握手，也道了聲早，一面忍俊不置道，不送給密司脫高，還叫我送給誰，我想天天送你一朵，讓你編個美麗的花圈可好，慧珠把他手連搖撼了一陣，揚着眉毛笑道，你這話可真，明陽道，我要騙你幹嗎，慧珠眸珠一轉道，今天午飯，你大概沒有事吧，我在家等你，你能駕臨嗎，明陽這次不好再推却了，因笑道，你太客氣，我一定來拜望你，慧珠高興得臉上笑容沒有平復，拿出自來水筆，在紙上瑟瑟的寫了幾個字，交給他道，這是敝舍的地址，請你不要失約，明陽接過，正想瞧時，忽然噠噠的鐘聲敲起來。

第三回 女也戀新舊歡懷暗妬 花能解語往事訴從頭

明陽一聽已敲上課鐘，兩人方始上教室去，這當然是很受別個同學注意，尤其事何一鳴和梁斌之，斌之向兩人扮了一個鬼臉，因為他是個大胖子，素有滑稽家東方哈台之稱，

見了他這種表情，誰也不能不捧腹大笑起來，明陽、慧珠、慧靈他們怎樣一笑，自然是很不好意思，紅了臉忽回案頭上去，同學們都覺得有趣，只有何一鳴一人，鐵青着臉，真有些兒氣着發暈，原來何一鳴是個縮脖子弟，用錢的闊綽，自不必說，而且生成了「一副白淨臉兒」，憑着自己的財和貌，追求異性，實在再便當也沒有了，他是慧珠的一個忠實僕役，慧珠也成爲他的禁戀，誰不知道他們是對未來的鴛鴦，但是自明陽進了學校，皇后的愛情轉變了方針，她把她的所有的熱情，全都灌到明陽的心裏去，一鳴好像是一朵凋謝的花，早被慧珠遺棄在腦後了，你想，這叫一鳴是多麼的難堪，所以一鳴等下了課，便拉着他唯一的好友梁斌之，到僻靜地方，恨恨的道，你這人真可惡，斌之把濃眉皺在一起，圓眼笑成一條線道，喂，你這人有趣極了，自己愛人被人奪去，怎麼倒來怪我呀，一鳴道，你不該向他們這樣扮鬼臉，這是愈顯他們的得意，叫我瞧着不難堪嗎，斌之道，原來如此，你這個人真也笨透了，這樣着急有什麼用呢，一鳴忙道，老兄，你替我想個法子，要是能夠把慧珠回過心來，你要什麼，我就依你什麼，斌之把大肚一挺，拍了二下道，算數，不要擺在心裏，說到這裏，又附耳向他道，我對你說吧，一鳴還以爲這胖子有什麼妙計了，心裏倒是一陣歡喜，急忙湊過頭去，誰知斌之輕輕道，一個人最要緊是忍耐，終得慢慢兒想法子，看機會行事，將來總會勝利的，一鳴道，還有呢，斌之怔道，還有什麼呀，一鳴急道，還有什麼話啦，斌之睜大了眼道，沒有什麼話了呀，一鳴氣得罵道，你真是個空心胖子，我瞧你這副神氣，終以爲有什麼好法子教我了，誰知你



說來說去仍是一些廢話，你叫我忍耐。再要忍耐，生米倒已要變成熟飯了，斌之笑道，你這話也太把密司田看輕了，我問你，你和密司田交了一年多的朋友，你在她的身上到底有得些什麼，一聽一聽，果然不錯，除了握手外，最多也不過擁抱着吻了一個嘴，但是炮股紅的小嘴，本來是我一個人專有品，現在要被明陽這小子搶了去，到底叫人有些着急，因道，那麼你就好好給我留意才好，斌之點頭道，這個我自理會得，你還用關照嗎，兩人說着，各自走開，光陰是很快的，早已是中午了，臨走時慧珠叮囑明陽道，密司脫高，不要忘記，下午三點鐘，我在家里恭候你，明陽點頭道，我知道了的，靜安寺路，愚園路是不是，慧珠道，不錯，轉角就是，好在門上有我們姓氏的，說時，遂握手分別，明陽便一路走回家來，不料剛走到亞爾培路時，忽然橫路裏轉出一人，和自己撞了一下，明陽連忙站住，定睛一看，却是一個女子，只見她俯下身子摸着腳，明陽知道定給自己踏痛，一時便窘住了，連忙道，對不起，對不起，他還沒有說完，這女子就站起身來，和明陽打個照面，兩人經這一瞧，不覺都嘖嘖起來，只聽她噙的笑道，先生，你們可放學啦，原來這女子就是賣花姑娘，明陽微紅了臉道，你可給我碰着沒有，她搖頭道，沒有什麼，這真太巧了，說到這裏，不知她為什麼，那粉臉竟一陣陣紅暈起來，明陽也忍不住笑道，你這時打從那裏來，怎麼手中是什麼書，明陽又發現她手裏，攬着一本卷書，她把身子扭了扭，好似十分不好意思，不肯拿出，望着他抿嘴笑，明陽道，不好拿出來看看嗎，她這就不能不拿過來道，是本婦女雜誌，剛才走過舊書攤，看

便宜就買了，明陽暗想，這女子倒是個知識份子，因道，你也識字嗎，她聽了這話，覺得有些兒不平，她笑道，先生您以為貧苦人家的女兒，終是個無知識的吧，明陽也自悔失言，聽她這樣一問，就愈覺不好意思，因忙道，不，不，你別誤會，我知道你如果喜歡看書的話，我倒可以送你幾本書看看，因為我家裏是儘多春書，她揚着眉兒笑道，真嗎，那我真要謝謝你了，明陽在她笑時，又發現她臉上有一件最可愛東西，是別人不常有兩頰中的酒窩，心中更增了一分愛慕，便道，我還不會給你啦，你別謝得這樣快，你這時也回家了嗎，不知你家在那裏，她道，在蒲柏路，明陽道，這就正好，和我回家是一路的，你願意和我談談嗎，那麼我們就一同走了，她點着頭，於是兩人開始在霞飛路踱着，明陽道，我怎麼知道你一些身世，不知你可以告訴我嗎，她很快的答應，有什麼不可以，明陽道，那麼請問姑娘貴姓，你叫什麼名兒，她道，我姓白名叫牡丹，因為媽生我時候，正在中秋夜裏，所以自小就叫我月兒，明陽點頭道，很有個意思，你今年幾歲了，牡丹聽他問起年紀，倒是一怔，因望他一眼，可是明陽却並不注意，兩眼只管望着前面，好像是很隨口的，因低聲答道，十七歲，明陽忽然回過頭來道，你好像不是南方人吧，牡丹道，正是，咱是北京人，去歲才逃到上海，明陽見她說話時，臉上已改了面色，當然這是觸目驚心，誰也不能無動於衷啊，明陽道，你爸媽都在一處嗎，牡丹哼了一聲，又歎口氣道，過去的種種，我不願再說……不過先生你要聽的話，我說給你知道也好，明陽臉上是濃罩着愛慕，他……說什麼，靜靜的聽她說出下面一段話來

，大城縣是我可愛的故鄉，我的爸爸白飛達，是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在三十七軍部下任參謀之職，爸爸二十三歲那年和我媽結了婚，第二年就生下我，到我六歲時，就送我上學校，除了其中因為生場病，在家裏養息一年，學校生活，倒也整整度了十個年頭，我也有個弟弟，要是在着的話，大概有十歲了吧，去年五月八日的夜晚，爸爸是在軍部裏，他是每星期回家一次，所以不在家裏，咱們娘兒三口子正睡得好濃，突然被隆隆的砲聲驚醒，以下的事，我不用再說，大概你也知道的，總之，砲火燬了我的家，斷送了爸爸和弟弟的性命，歷盡千辛萬苦，和母親流亡到上海，上海是寸金之地啊，孤兒寡婦憑什麼來維持生活，爲了要活命，要求最後的生存，咱們只有苦幹，賣花女似乎是個低賤的名稱吧，但是……這也管不計多了，明陽聽到這裏，忙道，這也不見得，能夠自食其力，我終覺得是世界上最神聖的，牡丹不免又嗤嗤一笑道，可是社會上人的心理，決不是這裏的呀，明陽自曉得了她的身世，心中更起了一陣敬愛，原來她本是好人家的女兒，因問道，那麼你是高中畢業了，牡丹搖頭道，高中裏終算過了一年生活，大概我是個薄命人，所遭到的境遇，到處都是碰壁，明陽道，這不是你一個人如此，許多許多人都受了這個災難，單拿我來說，何嘗不是同你一樣呢，牡丹眸珠一轉道，話說了許多，我還不會請教先生大名，您貴姓呀，明陽道，我姓高名叫明陽，是南京人，牡丹微笑道，你南我北，誰也想不到竟在上海相識了，明陽道，這是件值得紀念的事，從今天起，我願和你作個朋友，不知你能答應嗎，牡丹笑道，你似乎說得太客氣，叫我回答什麼好呢，

我覺得很慚愧，因為……明陽道，不用說了，因為你是個相當有知識的女子，我也不必再來為你解釋，我們年輕的人，第一要直實心眼兒，去幹實在的事，將來幸福是會降臨的，你以為對嗎？牡丹點頭道，這話不錯，高先生真是個難得的好青年，說到此，忽然臉兒一紅，覺得這話太親熱，未免有些不好意思，愈是不好意思，那兩頰便愈加嬌艷，明陽聽她說出這話，心中這一快樂，當然是難以形容，兩人各想各的心事，靜靜的走了一截路，彼此都不說話，只有那合着節拍的步伐，在地上擦着沙沙作響，忽然牡丹藉口頭來，向右邊一指道，高先生，我向這邊轉彎了，你呢，明陽一見，原來已到呂班路的蒲柏路口，因道，我向前一直走，牡丹道，那麼明兒見，說着，向明陽彎了一彎腰，明陽道，慢着，你家離這兒遠嗎，要不我給你叫輛車子，牡丹含笑，謝謝你，我家已不多遠了，明陽道，你要瞧着，我明天帶給你好了，牡丹點頭，明陽伸過手去，意思是想和她握手，但不知他怎樣一轉念，把手反提到頭頂上去抓了一下頭髮，向她說聲再見，方始匆匆分別了，明陽一看手錶已十二點三刻，因跳上人力車，叫快拉到于公館去，事情也正湊巧，誰知這時又會遇見她，因此知道了她的身世，原來她倒也是個中學生，半年前的她，是個師長家裏的千金小姐，但是半年後的她，却竟成了街上的賣花女，這她那裏又能想得到，明陽坐在車上，心裏是一陣一陣的想，不覺起了無限的同情，因同情又覺得可憐可愛，明陽一陣子的亂想，車子已停下來，因忽忽付了車錢，三腳兩步走進上房，只見他們正在吃飯，明陽把書包一上放，玉鳳笑道，明哥，你飯又在外面

吃了吧，明陽忙道，沒有，沒有。于老太太因戴小菊盛飯，玉鳳托坐椅挪過一旁，留出一個空位置，讓明陽坐下，高老太道，我們道你又不回家吃飯了，明陽應了一聲，拿起筷子，就向嘴裏爬，玉鳳笑道，餓得可憐模樣，怎癱連一句話都不會說了，明陽聽了，嘆喟一聲，幾乎把飯噴了一地，連于太太和高太太好笑起來，明陽笑道，鳳妹專說我的不是，你又沒問我什麼，叫我回答你什麼呢，玉鳳道，我的話你不回答，這倒不要緊，姑媽和你說話，你怎的只是唔唔呢，明陽望着高老太太道，媽，你說什麼呀，我真沒有聽清楚，玉鳳嘆的笑道，那你在想什麼心事，這一句話，倒是說在明陽的心坎裏，想難道我今天臉色果然有些和平日不同嗎，要不，表妹怎說我在想心事呢，于老太太他呆呆的楞着，因笑道，鳳兒和你開玩笑，你信她胡說，玉鳳格格一笑，便放下盃筷，到房中洗臉去，明陽這才放心，暗想，原來自己多心，我道表妹目力竟厲害到如此，一面想，一面也忽忽用完飯，拿着書本回到書房，在轉椅上坐下，靜靜又想了一回，忽然站起，走到書櫥旁邊，打開玻璃窗，在裏面揀了幾種婦女週刊，雜誌，文藝創作等，大概十餘本，正想回身，忽見玉鳳跳着嚷進來道，明哥，你這作什麼呀，明陽笑道，沒有事，拿出些來瞧瞧消遣，說着，去放在寫字棹上，玉鳳道，你倒耐心喜歡瞧這種書，明陽笑道，那麼鳳妹喜歡瞧那一類書呢，玉鳳嗤嗤抿嘴笑道，我什麼書都不要瞧，拿起書本就會頭疼的，明陽忍俊不置道，真嗎，那你喜歡什麼消遣，玉鳳道，沒有事我喜歡談天，沒有人談天，我喜歡打盹，玉鳳邊說邊笑，說完了這幾句話，便伏在棹上笑的直不起腰

來，明陽也大笑道，鳳妹，你真是個快樂使者，這樣喜睡，不是要成個磕睡蟲嗎？玉鳳抬頭蹙他一眼，啐道，我是磕睡蟲，你自己呢？明陽啊呀道，這全是妹妹目已說的，你問我，我和妹妹一樣的怎樣？玉鳳啞了一聲，又忍不住笑起來，明陽一瞧手錶，已經兩點半鐘，因道，我記起一件事了，玉鳳道，什麼事？明陽道，一個同學約我三點鐘到他家裏去，時候就到了，玉鳳道，我瞧你真也忙透了，一會兒同學請吃飯了，一會兒又約到家裏去，明陽笑道，我也感到麻煩，但是朋友間的應酬，是很難推却的，說着，便披上大衣，玉鳳送出來道，早些兒回來，別樂而忘返呢，明陽笑着點頭，身子已跨出了院子，玉鳳站在石階級上，却仍還搖着小手兒呢。

第四回 酒綠燈紅消魂同艷舞 興酣情醉彎臂百媚生

明陽跨出了院子，忽然又回轉身來道，鳳妹，晚飯不一定回來吃，媽和舅舅那裏，請代爲說一聲，玉鳳道，我知道了，但是你回來時候，要給我帶些東西的，明陽道，你說吧，要什麼東西？玉鳳咪咪的笑道，我喜歡什麼東西，難道你還不知道嗎？明陽笑道，知道了，知道了，回頭準給你帶來是了，說着，身子已出了公館，坐上一輛車子，便急急到慧珠家裏去，到了愚園路，果然見有住宅，上面寫着呂公館三個字，他便掀鈴進去，只見門役出來問道，請問先生看誰，明陽取出名片道，瞧你們小姐，請通報一聲，門役接過名片，彎着腰笑道，那麼請裏面坐吧，說着，遂在前領路，到了會客室，叫他坐

着階等一會，一面高叫小翠，只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環，走出來道，什麼事，門役道，這位高先生是來看小姐的，你去通告一聲，小翠接過名片，向明陽瞧了一眼，便忽地進去了，不多一會，只聽一陣咕咕的革履聲，從裏面響出來，明陽抬頭一看，見正是慧珠，因忙站起，慧珠滿臉笑容道，啊呀，密司脫高，有失遠迎了，明陽笑道，不要客氣，兩人彼此就握了一陣手，門役見小姐說的，也親自管出去，慧珠道，真難得你請過來，這時小翠出來道，小姐，請高少爺到坐吧，慧珠聽了，便將手一擺，明陽不敢冒昧，因道，密司田，請先走，慧珠道，那我不空氣了，小翠已掀了帷幔，明陽遂走進裏面，却見是個書房擺設，窗明几淨，真可稱是鐵櫃不染了，明陽以為這裏便可以坐了，但是宅人家儘向裏面走，自己是不敢不跟着走的，大約越過了幾間房，便現出一灣曲的扶梯，上面鋪着印花的地毯，走上扶梯，便到了一個房間，明陽還只跨進一隻腳，就覺得鼻中聞到一陣細細濃香，心中暗想，她帶我究竟到什麼所在呀，因睜眼向房中打量一週，原來却是個臥房模樣，房中擺設，全是西式傢俱，四壁糊色油漆，上面懸着幾個金邊框子，裏面都是慧珠自己的小影，有全身，有半身，各種姿態，都不相同，慧珠向明陽嫣然一笑，兩手伸過來，意思是要替他脫大衣，明陽連說不敢，一面自己脫去，小翠早來接過，慧珠道，請坐吧，明陽便在一隻沙發上坐下，小翠又端上一盞熱氣騰騰的玫瑰茶，一面把紫絨的門幔放下，自己便就退出去，明陽捧着玫瑰茶，喝了一口，房中和外面氣候，好像是差了一個季節，暖氣包含着無限春意，原來這時房中還開着一

隻電爐呢，慧珠見他呆呆地坐着，一聲不響，因笑着道，地方不清潔得很，你可別見笑，明陽笑道，太客氣了，慧珠在圓桌上的煙罐裏抽出紙煙，遞過來道，吸支玩玩怎樣，明陽不好意思推却，只得站起接了，慧珠又給他來點着火，明陽彎着腰連說對不起，慧珠燦的笑道，你別儘鬧着客氣，還是隨便一些兒吧。說着，便在櫥裏取出一盒百花糖來，放在桌上，叫明陽吃些。明陽也就不再客氣，遂在桌旁坐下，慧慧又取出兩隻高腳玻璃杯，和一瓶小口大肚的白蘭地，在杯中倒了兩杯，明陽想，這位密司慧珠太歐化，我酒是個喝不來的，這個事倒叫我窘任了，果然慧珠拿起玻璃杯，向他一舉，明陽這就不得不站起來，也舉起杯子，就在這叮嚀一聲兩杯相碰中，大家乾了杯，慧珠微微一笑，擺造玻璃要再來一杯，這叫明會再也忍不住了，因笑道，慚愧得很，酒量太淺，再喝恐怕要醉倒，慧珠道，我不勉強你，說着，自己又喝了一杯，明陽見她粉臉，本來塗着胭脂，現在就更覺紅暈可愛，因道水盈盈的秋波，好像真的動蕩起來。她走到窗旁，將綠紗帷幔全都掩上，一面開了電燈，一時房中便顯出醉人紫色的光線，慧珠又扭響了收音機，裏面便播出爵士音樂的歌聲，她向明陽笑着點頭道，請少待一回兒，明陽也不知道她要作什麼，遂點了一下頭，她却轉入錦屏裏去，明陽喝了酒，心中不覺興奮起來，且又處身在溫香的房中，眼瞧着醉人的燈光，耳聽着美妙的音樂，真是樂得不知所云，好像處身在天空中了，正在這個時候，忽然眼前一亮，只見慧珠從錦屏裏走出來，她這時身上，已換了一件絕薄的銀紗旗袍，裸着大腿，踏着鏤花草履，兩袖齊肩，那雙圓潤的玉臂，

好像粉嫩的出水藕兒，胸中乳蕩^蕩起，隱約可見，亭亭走上前來，明陽只覺幽香觸鼻，一時神魂飄蕩，也不知道怎樣是好，慧珠這時便在房中，跟着音樂節拍舞蹈起來，秋波只向明陽瞷來，明陽到此真是情不自禁，待慧珠舞到身邊，便挽她的玉臂，一手將她纖腰抱住，兩人便在房中雙雙地對舞，慧珠嬌臉偎住明陽頰間，吹氣如蘭，明陽本來已醉，這時更薰得失了神智，胸間軟綿綿的好像貼着兩個饅頭，慢慢的送緩轉快，再由快轉緩，舞到後來，音樂一停，兩人嘴對嘴的噴了一聲哈住了，經過良久，那音樂又起，她們方才始離開嘴唇，復又舞蹈起來，這樣舞了三次，慧珠早已嬌吁喘喘，明陽笑道，你息一會兒吧，慧珠便把嬌軀躺到安眠思上去，明陽坐在旁邊，望着她出神，慧珠把纖手勾住他脖子，明陽伏下身子，在她鮮紅潤潤的櫻唇上，早又吻住了，慧珠微閉了星眼，呼吸是很平勻，明陽只覺得胸中跳得厲害，清晰可聞，慧珠輕輕道，我愛，你知道我心中是多麼愛你呀，明陽道，密司田，我真被你淘醉了，你真是個可愛人兒，慧珠瞷着他只是傻笑，兩人喁喁的談了一回情，慧珠便站起，仍回錦屏裏去，換了衣服出來，把收音機關住，開亮了一大燈炮，明陽此時酒已清醒，一見梳裝檯上擺着白玉鑲邊的美人鐘兒，已經六點十分，不覺呀了一聲道，怎麼一會兒已六點多鐘了，我該回去哩，慧珠道，忙什麼，不在這兒吃便飯嗎，明陽搓手道，我已吵擾了大半天，慧珠瞅他一眼笑道，你怎麼說出這個話來，這時門帘掀處，就見小翠開上飯來，明陽暗想，幸虧我們已不在跳舞，要不被她見了，可不要給人說我太放浪嗎，慧珠難道真有心愛我嗎，否則自己的臥

房，怎能給男人輕易進來，而且還給我擁抱舞蹈，甚至於接吻，這我真太幸福了，但轉念一想，自己真好大膽，而且太不應該，對於異性朋友，固然不能如此放浪形骸，萬一若被她爸媽知道，變起臉來，我不是有誘惑閨女的罪嗎，想到這裏，直有些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慧珠見他一會兒竟呆若木鷄，因笑道，密司脫高，想什麼，我們用飯吧，明陽聽了，這才走近棹邊坐下，兩人端起飯盤，明陽道，密司田的老伯和伯母在家嗎，慧珠笑道，我的媽媽是死已多年，爸爸有好幾間公館，這兒是二姨和我住的，他每個月不過來四五次罷了，明陽聽了，這才恍然大悟，慧珠所以浪漫到如此地步，實在是由於環境的改造，一時想起剛才的情景，又覺萬分不好意思，紅着臉兒道，密司田，請你怨我冒昧，慧珠心想，這孩子真老實得可愛，因含笑不語，兩人用畢晚飯，翠兒擰上手巾，泡上香茗，慧珠向鏡檯前化妝一會，便和明陽並肩坐着談情，忽見門外走進一個少婦，大約二十四五，身穿紫絨旗袍，濃施脂粉，眉目間暗現媚騷，見了兩人，便笑叫道，慧珠，你真好快樂，怎麼也不來通知我一聲，我以為你出去了，慧珠因向明陽介紹道，這便是我的二姨，林秋心女士，明陽一聽，便向她行個鞠躬禮，叫聲伯母，秋心却伸手出來，和他握住笑道，你怎樣叫我伯母，可不折死了我，明陽聽了，倒頗覺新鮮，想她們是最新的典型家庭，我似乎不能太拘於禮，反被人笑話，因也緊握她手搖了一陣笑道，如此我叫一聲密司林吧，秋心眉兒一揚，笑道，這才對哩，三人遂重又坐下，秋心道，密司脫高，和我們小姐是同學吧，明陽道，不錯，密司田為人熱情得了不得，待人

接吻，更是和善可親。慧珠淺的笑道：「你別說得我太好，叫我可有些兒難為情，秋心笑道：「密司脫高這話，原也不錯，我們小姐要不專心愛了人，否則，她儘會把熱情灌到對方的心苗裏去，明陽聽了，紅着臉不好意思回答，慧珠撇她一眼，嗤的笑道：「二姨，你怎麼把什麼話全都囁出來了，秋心笑道：「那也沒有關係，密司脫高，今年幾歲了，明陽笑道：「你們猜吧，秋心回過身來，兩手將明陽肩兒扳住，望着出了一會子神，這樣一來，明陽又悔不該說這句話，因忙道：「我告訴你，你也不用瞞了，秋心格格笑道：「就是你自己告訴，我相婿也不該相得仔細些兒嗎，說得明陽臉紅了臉，也忍不住笑了，秋心道：「我瞞你二十一歲，大概差不多吧，明陽伸出一個指頭道：「再加一歲，秋心道：「我的眼力怎麼樣，我們小姐今年十九歲，小你三年，你們正像是一對兒，慧珠笑道：「二姨，你不用說了，今晚我們到那兒去玩，密司脫高是難得來的，秋心道：「我知道你是個跳舞健將，到百樂門，理愛娜，隨你的便吧，明陽一瞧手錶，已經九點左右，因道：「對不起得很，因為我在家裏沒有告訴，怕家裏心焦，改日再奉陪怎樣，慧珠道：「沒有關係，那麼既不去玩，就再坐回兒好了，明陽站起道：「時候真不早，我已叨擾了酒飯，改天讓我請二位吧，慧珠說道：「這是那兒話，我覺得太簡慢你了，說着，便拿過明陽大衣，兩手提着衣領，讓他穿上，明陽忙退後一步，雙手接過，道聲勞駕，便自行披上，秋心道：「你別忙，叫老李送你回家，明陽連說別客氣，小翠早已下樓去吩咐，待三人走到院子裏，老李汽車已侍候在那裏，明陽和兩人握手分別，跳上汽車，叫開到呂莊路于

公館去，明陽坐作汽車裏面，想起剛才蕩人心魂麼一幕，真覺有些兒慚愧，密司田似乎太浪漫，但是自己怎麼也會失去理智呢，秋波似的俏眼，殷紅的嘴唇，高聳的乳峯，圓肥的臀兒，一切一切，她的魔力實在太大了，擁抱，接吻……幾乎自己已忘記了在人間，這好像已到了神仙境界，但是這到底不合我的個性，假使她果然真心要嫁給我的話，憑着她這樣揮金如土的手段，我也養她不活呀，想起來終不及我的鳳妹樸素可愛，天真活潑，倒真是個時代的新女性，想到這裏，忽然汽車喇叭嗚嗚兩聲，老李回過頭來道，高少爺，到了，明陽因忙摸出一張鈔票賞給老李，老李道了謝，明陽跳下車來，正想又按電鈴，突然想起一件事，連忙把手又縮回來，啊呀了一聲，自語了，這可好了，鳳妹叫我帶東西，我竟壓根兒都忘了，這可怎麼辦，遂忙又叫身，雇了人力車，拉到霞飛路，在一家糖果公司裏，買了一圓盒的奶油太妃糖，再坐了車，忽忽回家，到了媽的房裏，見媽已經睡熟，不便驚醒，遂翻身到舅媽房裏，只見小菊出來笑道，明少爺，回來了，鳳小姐，在你房中等着哩，明陽一聽，三步併作兩步，急急趕到房中，只見玉鳳伏在棹上打盹，明陽遂脫了大衣，把糖盒放在棹上，輕步走到她身旁，在她耳邊低聲喚道，玉鳳，鳳妹，玉鳳被他喊醒，兩手揉着眼睛，向明陽望了一會，不覺笑着跳起來道，噢，明哥，你什麼時候回來的，我一個人等你一會子，煩悶起來就睡着了，明陽握着她手道，我真不該，叫妹七等得那麼久，回頭着了寒怎麼好呢，玉鳳睜珠一轉道，你別說這話，我心愛的東西，你給我帶來嗎，明陽手指着棹上道，你瞧，這個不是嗎，玉鳳回頭

望去，不覺樂得大喜，兩手抱住了明陽的脖子，小臉藏在一邊，格格笑個不停，明陽知道自己一定猜中她的心思，因便將她抱起，笑道：「鳳妹心愛的東西是不是這個呢？」玉鳳聽了這話，越想越不好意思，越是不好意思，她便愈笑得厲害，忽然離了明陽身懷，便忽忽逃出房外去了。

第五回 促膝談心良夜 切切街頭揮拳流血盈盈

明陽見她在自己房中等了這麼久，差不多要打起盹來，現在既見我回來，忽又匆匆逃回房中去，倒又怕起羞來，心中也覺好笑，因自語了一聲：「這孩子有趣，便把棹上那盒太妃糖拿起，又跟着到她的臥房裏，只見玉鳳仰面躺在牀上，見明陽進來，便又從牀上跳下，嚇，明哥，你來幹媽，明陽嘆了一聲道：「鳳妹，你怎麼不把你的心愛東西帶來呢？我是特地送妹妹心愛東西來的呀，說着，把手中的糖盒，向她一恍，玉鳳聽了，紅霞着臉，頓腳笑道：「明哥，你再說我不依你，明陽道：「這是爲什麼呢？不是妹妹自己說的嗎？」玉鳳把身子扭了扭，嚥了一聲，說道：「我不管，我不要你說，你證我一定不依……」說到此，忽然伏在枕上又吃吃笑起來，明陽把糖盒放在棹上，笑道：「我就不再說你了，時候也不早，我們明兒見，玉鳳聽明陽要回房去，便立刻站起招手道：「明哥，你別忙呀，我有話問你呢，明陽只得回轉身來道：「你問我什麼話，玉鳳凝視着他，抿了嘴兒只管憨憨的笑，明陽見她釋氣可愛，便不由自主的奔過來，走近玉鳳身邊，笑道：「怎麼不說話，

敢是騙我，玉鳳眸珠一轉，驕的笑着，誰騙你，我問你，你怎曉得我喜歡這個呢，說時，把手指着糖盒，明陽道，這你別問，我只要問你一句，你心愛東西到底是不是他，玉鳳把手一頓，撇了嘴道，你又說了，明陽笑着，我說什麼呀，玉鳳把手舉起，向他一揚，作個要打的姿勢，明陽將她手握緊，一面拖到沙發旁坐下，把她攬入懷裏，要吻她的香道，你要打我嗎，我可不饒你了，玉鳳一面把纖掌抵住明陽的嘴，一面格格笑着求饒，明陽就在她的手掌上吻了一下，才始放了她，玉鳳真的打他一下子，眼珠白了一眼，明陽忍不住笑起來，玉鳳這時又站起，把糖盒打開，自己揀了一粒，剝去美麗的錫紙，放在口裏細嚼，回頭向明陽道，你自己來拿，明陽道，你不能拿一粒給我嗎，玉鳳笑道，我本來拿給你，但是你爲什麼欺侮我，明陽伸手道，我現在偏叫你拿一粒，玉鳳哼了一聲道，這盒糖你既送給我，就是我的東西了，你偏要我拿，我就不給你吃，看你怎麼樣，明陽舌兒一伸，笑着，鳳妹，倒是個厲害，你不給我吃，我是只好不吃了，說着，便站起身來就起，明陽這樣一放刁，倒把玉鳳又急起來，身子一扭，早已搶着奔過明陽的前頭，攔住了門，望着他笑道，

好玩的，你當什麼真，明陽嘆喏一聲笑着，我也和你鬧着玩，你着什麼急，玉鳳咬唇，便走近身來，拉了明陽手到棹邊，一手向盒內抓了一把太妃糖，放在明陽的手掌裏，送與他去，這終好了，明陽搖頭道，這不對，你這個樣子，好像和我鬥着氣，玉鳳鬆了，吃吃笑着，那麼你要我怎樣拿給你才對，明陽道，這個我不管，不過你終太自然一些，玉鳳笑着，這就難死人了，我和你鬥氣幹

嗎，你自己不要不高興吧，明陽拉了炮手，在沙發上仍又坐下道，你這句是什麼話，你從那裏瞧得出我不高興，玉鳳低頭道，你如高興的話，幹嗎起身就走，明陽笑道，你不給我吃，我不走，難道我流着饑水瞧你吃嗎，玉鳳嗤的一笑，忽又低頭不語，明陽捧着她的臉兒抬起來，嘆了一聲道，幹嗎，你哭了，玉鳳揉着眼笑道，你又胡說亂道，我好容易幹嗎要哭，明陽道，你臉上的眼淚還留着，怎麼我騙你，玉鳳回頭過去，偷偷地拭了，又回身笑道，我真和你說着玩，你別流淚水了，讓我剝粒你吃怎樣，明陽只才明白她的滯澀，實在是恐怕我的不高興，這孩子真是可憐了，因忙點頭道，謝謝鳳妹，玉鳳已把錫紙剝去，親自塞到他的嘴裏，明陽笑道，這糖好像比別的糖甜，玉鳳道，是嗎，我也覺得，所以我喜歡這糖，明陽道，不但是甜，而且還特別的香，玉鳳圓睜了杏眼怔着，問道，甜是實在的，香恐怕沒有吧，我怎麼沒有聞到呢，說着，拿了一粒放到鼻子上去，明陽笑道，你不用聞的了，這一盒子都不香，只有我吃的這一粒是香的，玉鳳披了一下嘴道，你又騙我，明陽道，誰來騙你，真的，我現在還覺香呢，玉鳳見他說得認真，因問道，這到底是什麼原因，你倒說給我聽聽，明陽見她這樣天真無知，因格格笑道，我告訴你吧，因為這塊糖是妹妹親手剝紙，親手放在我的嘴裏，所以是格外來得香甜呢，玉鳳聽了半天，方才曉得他在和自己開玩笑，因紅蠶着雙頰，碎他一口，自己也笑了，明陽道，鳳妹，你還恨我嗎，玉鳳忙道，我多早晚恨過你，明陽道，我站起要走，你不是常笑了嗎，玉鳳道，你說開玩笑，我也說開玩笑，既然大家都是開玩笑，還

有什麼恨不恨呢，明陽點頭道，這話說得是，原是我不好，倒累你心裏難過，玉鳳道，過去的事你還說什麼，我問你，你今晚在那兒玩，明陽道，在朋友家裏吃了飯就走的，並沒有在什麼地方玩呀，玉鳳點頭道，我也知你不會去玩，現在外面兵荒馬亂，且一回兒又發生炸彈案，一回兒又要提早戒嚴，外面走路，實是很危險的，明陽聽了，真敬愛得不得了，因道，多謝你替我操心，我一定聽從妹妹的話，我原說妹妹是個現代的新女性，玉鳳聽着他笑道，你又給我戴高帽子，明陽捉了她手，連說打嘴，你怎麼知道我給你戴高帽子，玉鳳伏在他的肩上笑個不住，明陽見時已不早，因道，妹妹你也可以睡了吧，不要明天大家都受不起，玉鳳站起道，不錯，她們同學又要說我懶學了，說到這，又嗤的一笑，明陽因說整晚安，便自回寢室去安睡，次早起來，明陽瞥眼瞧見桌上放着十餘本雜誌和週刊，一時又想起那個牡丹姑娘，這些書是要送她去瞧呢，今天我不能和鳳妹一起走，她見我帶了這些書，一定又要尋根追底的問個不住，倒叫我回答不出來，明陽想着，急急洗臉漱口，丫環小菊已端着牛奶進來，明陽問道，鳳小姐起來沒有，小菊笑道，鳳小姐睡得正濃，剛纔我去瞧她，她還沒有醒，明陽道，你不用叫她，回頭她問起我，你祇說他校中有事先走好了，小丫環答應，便去收拾洗臉水，明陽吃過點心，遂披上大衣，挾着應用書本，和一包給牡丹的週刊，便匆匆的出了大門，瞧着手錶，已經八點相近，今天遲了些，不知牡丹能夠趕得到，因加快脚步，一路的走着，剛走到蒲柏路時，忽見前面有四五個男子，看過去好似流氓模樣，圍着不知什麼東西，大

概又在賭博，因也不去管他，自管徑上過去，不料正在這個時候，忽聽一個女子聲音，大喊道。高先生，你快來呀，這一般無賴欺侮我呢，明陽一聽，好在耳熟，急忙抬頭望去，祇見那聲音正從那四五個圍着的人叢中發出，這才恍然大悟，這幾個無賴，在青天白日之下，竟敢大胆擱路調戲婦女，因忙走上去，那時這四五個流氓，聽那女子向前高喊，便都回轉頭來，那個女子也早就脫身逃到明陽面前，明陽一見，果然是賣花姑娘月兒，因忙放過牡丹，向他們正色道，大清早，你們不該攔住人家姑娘調笑，要是被巡捕瞧見，恐怕還要挨頓棍子，明陽話還沒有說完，早就見一個戴鴨舌帽的男子，搶步上前，大聲罵了一聲放屁，老子幹的事，要你小子來管嗎，其餘四個男子，也都把手插腰，圓睜環眼，勢似豺狼，明陽到此，也不覺大怒道，好不知恥的東西，在這青天白日下，也任你們橫行嗎，正說到這裏，那戴鴨舌帽的便就劈面一掌打來，幸虧明陽避得快，沒有打着，一時恨從心頭起，把手中書本，丟在地上，彈拳向他頰上就是一拳，那戴鴨舌帽的挨了一拳，便大呼，你們還不快動手，說時，那四個男子早已一擁上前，明陽見他們人有五個，拳有十隻，若和他們撕打，是萬難取勝，所謂不能力敵，祇能智取，我祇要不給他們包圍，是不要緊的，因連忙跳到人行道上，背靠着牆壁，和他們拳來脚去的大打，原來明陽前在南京大學讀書，素有運動健將之稱，全國運動會和世界運動會都出過席，所以臂力很強，五個人真也不放在眼裏，不料那戴鴨舌帽的見同伴們不但打不着他，反而吃了他的虧，一時惡向胆邊生，猛可的從懷中拔出一柄亮閃閃的小刀，直向明

陽刺來，那時牡丹站在一旁，早已嚇得渾身亂抖，要想叫巡捕，無奈這裏並沒有站崗，街上行人又少，正在急得跳腳，忽見那人拔出小刀，這一急，真非同小可，不覺出了一身冷汗，一面極聲狂喊救命，明陽見那小刀正欲刺在喉管，一時也情急無主意，立刻向左邊一讓，那刀齊巧落在明陽的右胸上，明陽啊呀一聲，身子便即跌倒，流氓見事已肇禍，大家便即四散奔逃，牡丹早把賣花的籃子丟掉，急急奔走到明陽身旁，蹲下來叫道：高先生，你怎樣了，你……明陽把右手緊按胸口，咬着牙齒，哼着道：不要緊，你快叫輛車子送我上醫院，牡丹回頭向四下一望，不但沒有巡捕，而且行人都沒有，一時急得沒有了法兒，正在這時，幸喜那面有輛人力車，慢慢的拖過來，牡丹一見，真好像黑暗中得到了光明一般高興，急忙招手高喊，那人力車夫見有生意，便立刻奔着拉過來，這時牡丹也顧不得怕羞，用力將明陽抱起，一同坐到車上，叫車夫快快拉到中央醫院去，到了醫院，牡丹先跳下車，到掛號處一說，即有看護兩人，前來扶明陽到頭等病房，替他脫了大衣，祇見西服上一堆血漬，牡丹見了，心中一酸，不覺吊下淚來，這時已給明陽躺在牀上，一回就有一個醫生來，叫着護把他西服也脫了，一面撕了他的襯衫，拿出聽筒，按在胸口聽了許久，點頭向牡丹道：真是大幸得很，不會傷及肺部，牡丹忙道：這傷要不要緊呢，醫生道：傷勢雖然頗重，幸虧衣服穿多，所以創口祇有三寸許，說時，遂把藥水棉花用藥水浸濕，把他血漬慢慢拭去，又敷上藥粉，一面又給他配上一瓶藥水，先給明陽喝了一盃，牡丹見明陽臉白似紙，嘴唇也淡無血色，心裏是担着萬分抱

。那兩眶子的熱淚，便撲簌簌的滾下來，明陽見他滿臉是淚，好像着雨海棠，倒反而空想她道，你不用傷心，這是一些兒皮傷，不妨事的，那醫生把牡丹衣角一扯，兩人走到外間，問牡丹道，這位女士貴姓，這個男子是你什麼人，他怎樣受傷的，牡丹聽了，咬牙一頓道，我姓白，他是我的朋友叫高明陽，早晨我在馬路遇見回五個流氓，意圖行兇，幸虧我的朋友來解圍，不料這些流氓不知自恥，反將我朋友刺傷，醫生，他的傷究竟要緊嗎，你尊姓，醫生道，敵人姓劉，是這兒院長，高先生的傷勢不輕，和肺部祇差了一些，還是危險得很，牡丹聽到這裏，眼淚又淌下道，劉院長，終要你想法救一救呀，劉院長道，這個你放心，我自當竭力，且瞧過上午，他的熱度是否增加，倘然不增加，那就不妨了，白小姐，高先生的家裏，是不是在上海，你要不去通知一聲，這兒自有電話，牡丹一想，我是不知他住在那裏，這如何是好呢，因明珠一轉道，謝謝你，待我去問他一聲，說着，便又回身走進裏面，祇見明陽已全換了醫院中的白色衣服，躺在牀上，見了牡丹，便招手道，你過來，牡丹走近牀邊，柔聲問道，你現在到底有痛嗎，高先生，我真對你不起，明陽道，今天我很高興的拿了很多書來給你，不料竟錯過着這件禍事，幸虧不是個致命傷，你放心吧，牡丹因為醫生說，熱度如果厲害便是危險，所以一時忘了情，便伸手向他額間去摸，待會候時，可是自己五指已按在他的額上了，要想縮回時再也來不及，不覺通紅着頰兒，囁囁着道，高先生，你別的沒有感到什麼吧，明陽正想回答，忽然獨着傷口，一時痛得蹙了雙眉，把滿臉漲得血一般的紅。

第六回 病榻依依情深難割捨 芳心可可底事費躊躇

三四

牡丹吃了一驚道：「怎麼曉得，明陽道：『沒有什麼，餓痛了傷口。』牡丹道：『你躺下養吧。』這樣不吃力嗎？說着，遂輕輕的扶他躺下。明陽道：『你怎樣被他們胡謔的呢？』牡丹脫皮兒一紅，纖手拉着自己衣角，嘆口氣道：『這還用說嗎？社會上沒有知識的人太多了，因此無法無天，全都作惡多端，我終覺太抱歉了，我不該叫你教我，現在倒累你受了這樣的傷，叫我怎樣對待你的父母？』明陽道：『你別說這些話，人類應有互助的美務，假使你不叫我，而且被欺侮的人不是你，那我也得出來管這事，倘是你的花籃子丟了嗎？』牡丹柔聲道：『王先生，你還顧我這東西呢？你自己的，籍，也全都遺落在那邊了。明陽道：『我這個書不緊，因為你病後，立刻就可以去重製新的，祇是你一籃子的花，今天不是要做買賣嗎？而且你的病，還等你回家作飯呢。牡丹見他雖受重傷，却仍細心的顧慮着我，一時心中感激得不知如何是好，那一眶子熱淚早又滾了下來。明陽在炕下抽出一隻皮匣，揀了一張五元鈔票，放在床邊，向她又招着手，輕輕的說道：『月兒，你這錢帶着先拿回家去，我的傷勢是決無妨礙的。牡丹抽噎着道：『叫我怎樣安心睡你呢？』明陽道：『那麼你下午再來照顧我好了。』說着，把鈔票遞着，一面拉着她手，一面牽在她的纖裳裏，牡丹道：『我也不能什麼客氣話，我心裏想着你了。』牡丹聽出這話，一時又紅起臉來，愈想愈不好意思，愈是不好意思，就愈捨不起回家，明陽見她如此不勝嬌媚的情態，心裏也覺愈加愛憐，因說道：『月兒，你給我代打一封信話好嗎？』牡丹抬頭道：『你說

吧，那裏有不肯的道理，明陽道。給我打到黃江女子中學去，叫于玉鳳立刻到這兒來，她是我的表妹，我現在也住在她的家裏，牡丹聽着，答應一聲，使忽忽的出去，不多一回，仍又進來道，請先生，我已打去了，她說立刻就來。明揚點頭，見牡丹依然不走，問道，你回去吧，下午如果沒有空，你明兒來也不要緊，我還有許多話要跟您說。……明兒再說吧，牡丹聽他這樣說着，她原是聰敏的人，自然也理會了他的意思，輕輕嘆口氣，凝視了明陽一回子，忽然又走近床邊來，明陽伸手將她握住，兩人望了良久良久，牡丹的眼角邊又湧上一顆晶瑩瑩淚珠，明陽道，你別難受，我知道你的心，丹兒，你的境遇太可憐，我同情你，我……到這裏，聲音是很低沉，牡丹沒有回答什麼，她自己也不知爲了什麼，那眼裏的淚水，祇是簌簌的滾到頰上來，默默她牡丹終於閉了床前，離開了病房，明陽眼瞧着她嬌小俏麗的身影，在眼簾下消逝，不覺也滴下一點同情的熱淚，拿出手帕，拭去了淚，被閉着眼，默默的想，今天的事，真太湊巧，似乎上天也故意要給我們作進一步的介紹，她的淚沒有停止過，她祇是凝視着我，欲語還停的神氣，我知道她內心一定是非常感激，並且還帶有抱歉。但是……想到這裏，忽然一陣急厚的明哥，明哥呼聲，震碎了四周的靜寂，明陽連忙睜眼一瞧，祇見房外奔進一個女子，臉色慌張，正是玉鳳，明陽忙問道，鳳妹，鳳妹，玉鳳早已走近床邊，伏在被褥上，急得要吊下淚來道，明哥，你到底怎麼受傷的呀，要不要緊，明陽握着她手，微笑道，你別急，這傷是不要緊的，玉鳳把頰兒偎着明陽，真的流起淚來道，早晨不是很疼我和

同走嗎，偏要先走一步，現在闖下這個亂子，叫姑媽和媽知道了，不知道又要急得怎樣呢，明陽道，我先走一步，可是小菊說，玉鳳點頭道，你到底怎麼被人刺傷的，明陽因把早晨受傷的事說一遍，玉鳳聽到流氓拿小刀刺過來時，急得極叫起來，一面一定要瞧他胸中的傷口，明陽恐她瞧了傷心，所以不肯道，鳳姐你不用瞧的，總之，這傷是不緊要的，玉鳳道，我不是說明哥，你總太節儉了，每天到學校，就該坐車子，為什麼要步行呢，假使你坐車中的話，這種不幸的事，那裏還會發生嗎，明陽道，妹妹說得是，下次我一定聽你的話這樣做了，玉鳳道，我這時想回家去告訴姑媽和媽……明陽忙道，不用，不用，她老人家知道了，不是要急得受不住嗎，玉鳳用手背擦着臉上的淚水，烏圓的眸子一轉道，你還能瞞得了嗎，她們早晚終要知道的，而且知道了，也終要來瞧你的，回頭天晚了，反而不便，明陽道，那麼你也不用這時說去，而且告訴她們時候，要說受了一些微傷，不然把她們老人家可要嚇壞了，玉鳳道，這話我自然理會得，說着，便往床邊坐下，望着他一回，又道，剛才我在校裏，接到這個電話，真要急得哭起來，連忙告了假，坐車到這裏，一直到現在，我的心還志志的跳得厲害，明陽把她手又柔和地撫了一回，說道，可不是，我知過妹妹一定要急得了不得，我真對你不起，又問你告假累忙，玉鳳噙着他道，明哥，你怎麼說這話，我當時心裏祇是祈禱着，但願明哥平安無事，就是我一輩子也不讀書，那又什麼要緊呢，明陽聽了這話，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滋味，因情不自禁將她手放在鼻上聞着，玉鳳忽又問道，你的課本書籍呢，明陽

道，都遺落在路上了，玉鳳道，我明天替你去配，明哥，你這時可以喝藥水了嗎，要不我來給你倒，明陽一瞧手錶，已過一點半鐘，因過，他們看護員會來給我喝的，玉鳳道，那麼就我們自己來也不要緊，因站起身來，親自給他和上了溫開水，服侍明陽喝下，明陽道，妹妹，我想着了一件，你替我向校中去告一聲假好嗎，玉鳳點頭道，可以，這時我就替你去好了，明陽笑道，你不用親自去的，祇要打個電話，叫教務主任來聽，就和他說一聲好了，玉鳳答應，便走到電話間，撥了號碼，那邊就有人問道，找誰，玉鳳道，教務主任王先生，那邊道，敝人正是，您是誰呀，玉鳳道，學生高明陽，今天早晨到校來，在路上被流氓刺傷，所以要請假數天，那邊啊了一聲道，什麼，明陽被人刺傷嗎，現在那裏，玉鳳道，在中央醫院，說着，便即掛斷，走到病室，向明陽道，我已替你告了假，現在我回家去了，明陽道，好的，你見了我媽，千萬要好好的說，本可以說我傷得厲害的，玉鳳道，我知道的，你放心是了，說着，便匆匆回家，大約隔不了一兩個點，醫院門口就開來一輛汽車，裏面跳下一個少女，扶下兩個老婦人，臉色蒼白，急急的到明陽的病房裏來，明陽見了，連忙叫聲媽媽，舅媽，高老太顫抖着叫道，明兒，你……怎麼會受傷了呀，說時，身子已到床邊來，枯黃的手兒，撫摸着明陽的頭髮，眼反已紅了，明陽忙道，媽媽，你別難過，我這傷是決無妨礙的，舅媽，你老人家怎麼也來了，快請坐吧，于太太道，這些流氓竟如此行兇，真是可惡極了，但明兒你也太喜歡管閒事，你要知道上海的地方，真是萬惡的場所，現在你傷究竟怎樣了，明陽道

，舅媽說得是，這是甥兒一時瞧了氣不過，所以去勸解他們，原是好好的話，不料這等流氓不知自恥，反插拳行兇。世界上的人，真也太野蠻，不講理了，玉鳳道，明哥，你空着兩手，想和人家講公理麼。這你似乎太不明白了，現在世界是什麼世界，你要和人家講公理，非得一手先擡起槍來不可，先有了武力，那才能有公理呢，舅媽聽了玉鳳的話，覺得大有深意，一時心中無限感觸，不免長長嘆了一口氣，正在這個時候，忽見門外又走來一個女郎，雲髮卷曲，柳眉杏眼，兩頰胭脂，紅得通紅，身穿喬琪絨旗袍，外罩時式大衣，腳踏高跟革履，白鹿皮手套，提着一束鮮花，見了衆人，先是一愕，玉鳳見了她，也是一呆，以爲她找錯了房間，正欲上前詢問，忽聽明哥叫起來道，啊呀，密司姐，真對你不起，快請坐，慧珠聽了，方知自己不曾走錯，因嫻嫻走近處邊來，嬌聲道，密司脫高，你傷在那裏呀，不知可要緊麼，明陽道，諒不妨事，倒叫你來看望，感謝得很，慧珠嫣然一笑道，你別太客氣了，說着，把手中一束鮮花插在桌上的花瓶裏，明陽見嬌嬌和舅媽鳳妹三人，都是呆愣愣的，因介紹道，這位密司姐慧珠，是我校中的同學，爲人是十分熱心，說着，又向慧珠對三人介紹道，這是我舅媽，這是我舅媽，這是我舅媽，玉鳳道，這是我表妹子玉鳳，慧珠忙向三人高老太鞠了一個躬，口叫老伯母，高老太手裏六因坊起把手一擺道，由小姐請座罷，這時玉鳳早奔到慧珠面前，伸手和慧珠握了一陣，笑道，請坐，請坐，密司田和我表哥可是一班裏的，慧珠笑道，正是，說着，便在椅上坐下，玉鳳又給她斟上一杯茶，慧珠忙道謝，玉鳳笑道，別客氣，表哥受傷，密司田怎樣

道的，慧珠道，上午你們打電話給我裏請假，我海巧也在教務室，聽了這個消息，倒吃了一驚，因為彼此都是要好同學，所以來望望他，明陽道，真對不起得很，審司田，你大衣脫一脫吧，慧珠道，不用了，我就要走的，明陽一瞧手錶，已是十二點鐘，因道，你這時不是從樓裏來的麼，想來午飯還不曾吃過，我們這兒叫一些菜吃一吃怎樣，高老太道，已經是吃飯時候，叫小兒就別客氣了，慧珠想在這兒吃飯，倒底不好意思，因站起道，謝謝伯母，我還有一些冠帶，三哥奉陪了，說着，把手套戴上，預備要走的模樣，明陽道，謝謝你，那麼恕我不送了，慧珠道，說那兒話，我祝你早日痊愈，說時，一面和兩老太太作別，玉鳳笑道，我代表審司田一陣，慧珠回頭笑道，審司田，你不要客氣，請留步，玉鳳把她手捏住笑道，那麼有閒請到舍間來玩玩，我是十分歡迎哩，慧珠道，改天一定來拜望您，說着，兩人握了一陣手，方始別去，玉鳳回到房裏，向明陽笑道，明哥，這位審司田是我們未來的表嫂吧，明陽笑道，你別胡說，同學們得知消息，來看望也是在情理之中，鳳妹就瞎七搭八的取笑了，至鳳嘆的一聲笑道，怎麼別的同学不來，偏偏她是個多情入，于老太笑道，鳳兒這妮子痴了，你女孩子家懂什麼，就全嚷出來了，說的玉鳳亦羞了臉，在她媽懷中纏着不依道，媽媽，我不要，人家別太哥開玩笑，又要你來幫助他了，你瞧表哥多得意，儘管笑呢，高老太道，鳳兒，你別着急，我讓明兒不要笑，明陽笑道，媽，你這話，難道讓我哭嗎，玉鳳向他扮個鬼子臉，忍不住又吃吃笑起來，明陽因教醫院裏開了三餐飯，另外又添了幾隻小菜，半接到院裏

又來診視一次，說熱度並未增加，幸虧高先生身體素強，抵抗力甚好，料不妨事，如果要回家休養也好。不過最好住在院中，待一星期後，那傷就能復原了，大家聽了，心中方始放下一塊大石，明陽道，那庵准在這兒休養一星期，不過要請劉院長極力醫治，能夠早日痊愈，就使我感激不盡了，劉院長道，說什麼話，我也知道病人的性最急，但是性急是沒有用的，終要靜心休養，那才會好，說着，又給明陽換去了胸口的藥粉，玉鳳站在旁邊，見藥水棉花上全滲了鮮紅的血，心像通竈的一跳，明陽揮手，叫玉鳳不要瞧，玉鳳眼皮兒紅紅的，只好退到于老太太的身邊去，劉院長換好了藥粉，便和看護退出房去，高老太太又走近來問道，明兒，你現在痛嗎，明陽道，我是一些兒痛，有痛，媽，你放心好了，剛才醫生不是說，最多也不過一星期嗎，高老太太道，可是晚上要茶要水怎樣辦，我想我陪你在這院中吧，明陽聽了這話，覺得母愛的偉大，真是超過了一切，忍不住含着一眶子眼淚道，媽，你不用擔心，這兒自有看護會服侍的，玉鳳奔上來道，姑媽，我瞧還是我明哥作伴好了，明陽微笑道，鳳妹明兒要讀書，晚上自己要預備功課，怎能夠來作伴，我想鳳妹每天下午有空的話，就陪我來聊天，晚上是不用費心了，高老太太點頭道，就是這樣也好，明兒以後要好好的才是，明陽點頭，于老太太恐明陽乏力，叫他閉眼靜睡養神，自己和高老太太，玉鳳遂攜手回家。

第七回 譽美於花樂門欣跳舞 客來不速背地伴知音

慧珠出了中央醫院，一路回家，祇見二姨秋心，一人正在吃飯，見了慧珠，便笑問道，已一點鐘了，飯吃了沒有，慧珠道，還沒有吃呢，說着，脫了大衣手套，小翠上來接過，拿進房去，慧珠移過一把椅子，便在秋心的對面坐下，小翠又盛上飯，秋心拿着匙和湯，瞥眼見慧珠雙蛾緊鎖，默不作聲，因忍不住問道，幹嗎今天這樣不高興，慧珠拿着筷子，祇管向碗內挑着飯粒，向小嘴上送，却不答應，秋心笑道，我的好姑娘，敢是受了人的委屈嗎，怎麼已這樣避了，還不會用湯飯，慧珠望她一眼道，昨天這個密司脫高，今天忽然受了傷，現在躺在醫院裏呢，秋心把筷放下，忙道，什麼，他怎樣受傷，慧珠道，我已去瞧他過，他告訴我是被流氓刺傷的，幸虧傷勢並不緊要，秋心道，既然一要緊，你心中又何必不快活，慧珠道，你不知道，我瞧他的時候，齊巧他的表妹也在，我瞧他們神氣，很是親熱，秋心這才知道她是在喝酸溜溜的醋，因忙又問道，你打聽他表妹多大年紀了，慧珠道，瞧她模樣大概十五六歲吧，可是話倒很會說，秋心嗤的道，這你就多慮了，密司脫高今年二十二歲，那裏會想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嗎，慧珠道，你別說她小孩子，她是個懂事呢，秋心笑道，你這妮子，憑什麼要痴心愛上了他，從前那個密司脫何，不是也風流美貌嗎，你到底愛他什麼呢，慧珠笑道，我愛他性情好，在我的手裏，竟溫柔得好像一頭綿羊，秋心把纖指在頰上一劃，向她扮個鬼臉，硬吃吃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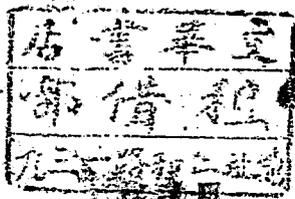
道，密司何還不過來嗎。他給你穿鞋……慧珠聽到這裏，把碗舉起，作個要打的姿勢，秋心把碗筷放下，早已笑着逃進房中去，慧珠因也忽忽吃完飯，到二姨房來梳洗，見秋心躺在沙發上吸烟，望着嘴裏噴出的煙圈出神，慧珠便漸漸走近她身邊，嘆的笑道，二姨想什麼，是不是爸爸不回來，你請着飢荒嗎，秋心啞了一聲，便猛可把烟吐口噴中，向她胸前一陣亂摸道，你知道我心事，我不吓你麼，慧珠被她摸得羞殺七的，響着腰肢笑得喘不過氣來。一面討饒，一面把粉臉向她懷裏藏去。兩人正在鬧玩，見小翠匆匆進來道，慧小姐，有兩個同學來拜望你，慧珠一聽，不知是誰，便攜着秋心的手，急急奔出，祇見樓下來了兩個少年，一個大胖子梁斌之，還有一個畢挺西服，光滑頭髮的，正是剛才談起的何一鳴，四人一見，便各派手招呼，兩人原是熟客，一鳴忽忙上樓，大家拋掉手，秋心笑道，密司脫何，好久不來了，一鳴道，我時時想來拜望，祇是怕皇后見怪，所以終不敢冒昧請來，慧珠瞅他一眼，嗤的笑了，秋心也格格笑道，這是那兒話，咱們小姐天天想你來呢，一鳴樂得聳着肩膀笑道，這話果然真嗎，慧珠道，我們裏面坐吧，四人因到慧珠房中，小翠送上香茗，大家胡亂說笑一回，斌之站起，秋心攜他手笑道，讓他們秘密談一回心，我們到隔壁去坐一回兒，說着，便給他掩上了門，一鳴見房中祇剩了兩人，因走到慧珠坐的沙發上並肩坐下，搔了一下手，含笑道，我的皇后，你現在怎麼帶不理睬我了，慧珠回頭笑道，你叫我怎麼理睬你呀，一鳴道，我自從和你結交朋友以來，多承你瞧得起我，時時和你在一起，我是處處的小心侍奉，我心裏的愛

你，比愛我自己性命還厲害，但是自從縶中來了這個高小子，你愛我的心就變了，今天我聽說他受了傷，不知能夠死嗎？慧珠嘆味笑道：你的心眼兒倒好，怎麼要無故的咒罵人家，一鳴道：他是我的情敵呀，他如果不死，我就要失敗。我所以要他快死，實在是眞心的愛你，我的慧小姐，你如不信，我情願挖出心來給你瞧瞧，說到這裏，便雙膝跪在慧珠的面前，慧珠笑道：你這算什麼樣兒，一鳴道：要你答應我，慧珠道：叫我答應什麼，你說出來我好知道，一鳴道：請你永远的爱我，我願終身作小姐的僕役，慧珠把纖指向他額上一指道：傻子，我嘴裏答應你有什么麼用，心裏，你，你怎麼辦呢，一鳴道：我是要你心裏答應呀，慧珠笑道：快起來吧，別說這些廢話，非要求實查，享這在的快樂，我們來舞一回再說，一鳴笑道：你真心能愛我嗎，慧珠道：你且別管，我這時心裏愛你，你就是我的情人，一鳴一聽，藥得心花怒放，連忙站起，將慧珠一把抱在，接了一個甜蜜的吻，一面開了收音機，兩人便在室中歡舞起來，不覺兩人狂歡，當時林秋心拖了斌之到自己的房中，一面關上門，一面叫他在長沙發上坐下，斌之見她這種舉動，心中好生驚訝，忍不住笑問道：密司林，你這是什麼意思呀，林秋心弄去了一個媚眼，嗤嗤笑道：他們秘密談心，我們不能夠嗎，斌之笑道：我這樣胖的身子，這樣醜的臉兒，密司林難道也願意和我談心嗎，林秋心臉着他，用手打他一下，趁把身子倒入她的懷裏，吃吃笑道：我就喜歡你這個大胖子，斌之被這一來，真的入骨節都酥酥起來，眯了雙眼笑道：那麼我們來談些什麼心呢，秋心笑道：你真像個傻子，真要笑痛了

我的肚子，什麼事全可以說，那還用討論嗎？我先問你，你愛我嗎？斌之一道，這不對，我怎能愛同學的媽媽呢？秋心嘆道，我說你是個傻子，我與然是慧珠的姨娘，但你也瞧我年紀，不是和慧珠差不多嗎？斌之笑道，你幾歲了？秋心道，我老實告訴你，還只有二十四歲呢。斌之道，這樣誰來，你和我同年，不知你幾時生的？秋心道，三月初三，斌之哈哈大笑道，我是三月初二，齊巧早你一天，這真奇怪了，秋心道，可不是，你就是我的哥哥了，哥哥妹妹談愛惜，是再正當也沒有了，斌之道，不過我和慧珠的賬這樣算所，秋心笑道，傻子，誰叫你算賬，你這人又胖又醜，我真正愛你呢，說着，便撲上去將他脖子抱住，小嘴在他臉上噴噴的親個不住，害得大胖子心腹中，忐忑像小鹿般的亂撞，秋心正在發狂似的向他撲去，兩頰是熱辣辣的開紅，呼吸急促得連連哼着，忽然聽得門外篤篤的響，這一嚇把斌之急出，身冷汗，連忙推開秋心，秋心也吃了一驚，忙向門外問道，誰呀，祇聽是小翠口音，小姐叫你們一同到百樂門跳茶舞去，兩人因忙開門出去，祇見慧珠在前，一鳴給她拿着大衣在後，正從房中出來，四人一見，都覺兩頰緋紅，大家微微一笑，小翠已把秋之大衣送來，斌之也忙接了，各替她們穿上，方才自己也披了大衣，這時老李車早已伺候，四人遂擁上汽車，向酒綠燈紅的人間快活宮逍遙去了，黃昏的時候，春天的陽光是淡淡地向西斜了下去，室中是靜悄悄的，一無聲息，只有窗外一陣風過，把院子裏的樹葉兒，都搖動得淅淅地作響，這時就瞧見室中床上躺着一個少年，兩眼瞧着白漆的天花板，呆呆的出神，這個少年就是高明陽。

明陽待于老太，于玉鳳和高老太走後，便靜靜的睡了一回子，直到這時才醒來。明陽正在出神，忽聽耳邊的一聲，從門外推進來一個人，脚步是十分的細微，明陽想是有護來給自己喝藥水，誰知等她走近床邊一瞧，却並不是看護，原來是白牡丹，只見她身上已換了一套陰丹士林布的棉襖，纖塵不染，碧藍一色，十分清潔，想來還是新做的，一頭的烏髮，梳得光溜溜，臉頰上似乎還塗了薄薄一層胭脂，更顯得白是白，紅是紅，嬌艷無比，手中拿了一個紙包，亭亭的站着，明陽嘆了一聲，不覺叫道，月兒，你怎麼這時會來呀，牡丹見他並未睡熟，因微微一笑，把手中的紙包放在桌上，一面坐在床邊的椅上，向明陽柔聲問道，高先生，你傷現在可大好了，明陽道，好多了，我原說不要緊的，你這時來，家中誰作飯呢，牡丹道，我都給媽媽備齊了，才到這兒來的，高先生，你這次的傷我真萬分的抱歉，明陽道，這點事你不用放在心上，我不是早向你說，人類應有互助的義務嗎，牡丹柔順的眼光，呆呆的望着明陽，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感激，兩人靜默了一回，牡丹道，高先生，你藥水喝嗎，明陽略點了一下頭，牡丹因倒了一格，和了溫開水，親自端給明陽，明陽接過喝下，待盃子給她時候，便把她的纖手握住了，牡丹並不躲縮，只是低垂着頭，明陽道，月兒，你坐下。我說話跟你說，牡丹便在床邊坐下，明陽輕輕地撫着她手，望着她低垂的粉頰，低聲道，社會太萬惡了，月兒，一輩子賣花，終不是搞事兒吧，牡丹一聽這話，便抬頭秋水盈盈的望他一眼，微嘆着氣道，生活的壓使，不得不這樣做呀，明陽道，我願意幫你一些兒忙，不知你樂意嗎，牡丹眸珠一

轉，微笑道：高先生，你這話叫我回答什麼好呢，您這樣一片好心，我那兒還有不樂意嗎？明陽點頭道：等我的傷全愈了後，我再和你說吧，牡丹點頭，把眉兒一揚，頰上的酒窩兒掀起來笑道：高先生，我今夜不回去了，明陽忙過，不回去幹麼？你媽不是要焦急麼？牡丹搖頭道：不會的，我和媽說過了，媽說世間上有這樣好人，真是難得，人家爲了你受傷，你該服侍人家去才對，明陽笑起來道：這兒自有看護服侍，我那裏敢叫您來服侍呢？牡丹道：不是這樣說，一則看護顧不到這許多，假使您要茶了，偏偏他們不在房中，假使你饿了，喊他們要點心，他們又不答應，那時你不緊感到失望麼？二則病人是最怕寂寞，寂寞的時候，就容易胡思亂想，這樣是很傷精神的，假使有人一同聊一聊天，那就不會傷神了，明陽見她這樣體貼自己，覺得這幾句話真是越聽越愛聽，越聽越有味，因微笑道：你這話說得真不錯，但我又怎好意思叫你服侍，牡丹嫣然一笑道：你不要生氣，只怕我粗手粗腳的不會服侍，明陽笑道：你真會說話，我講不過你，這也奇怪，不知怎的我一見到了你，心裏就會快樂起來，牡丹嘆嗟一笑道：你這話可真麼？明陽道：我騙你幹麼？不但我心裏就覺得快樂，而且傷口也一些兒不疼了，牡丹眼兒睜他一睜，小嘴撇着道：這話我不信，我不是醫生，那裏就會治好你的創傷麼？明陽笑道：不信由你，只要我的確是真的好了，牡丹低頭忍不住嗤嗤笑了，明陽望着她一圈子，又問道：眉兒，你穿這些衣服，冷麼，不會做件長旗袍穿，牡丹道：說起來叫人痛心，六月間逃到上海，身上只有一件單衣服，這些都是現成的，我姊也想做旗袍，



緊往街上去做買賣，穿了旗袍，算個什麼樣兒，明陽道，你既受過中學教育，那麼爲什麼不在報上應着，到招考職員公司裏去投考，牡丹嘆口氣道，這個我早去嘗試過了，報上的招考，完全是騙局，實在是陷落男女青年的地獄，比仿報上明明登着招考高尚女職員，等你去應考時候，就會使你難堪，憤怒，失望，他們所謂高尚女職員，原來就是舞女，嚮導員，按摩女子這一類職業，高先生，你想，假使拿出女人狐狸的手段，來供給男子的玩弄，這樣所得的代價，不還是花好得麼，明陽聽了這話，把她手連連搖撼一陣，心中敬佩得不待，不住地點頭，一面又道，現在我要你賣花的職業也拋了才好，牡丹道，一個女苦寒家，本來在街上拋頭露臉，是被人家輕看的，但是爲了生活，也是出於不得已的呀，明陽道，既然這樣，憑着我的力量，我願意担負你娘舅兩行子的生活，牡丹突然把手反握緊了明陽的手，臉上顯出驚喜的模樣叫道，高先生，你這話聽麼，你騙我，你騙我，明陽見他烏鬚時珠在長睫毛裏轉着，兩頰紅笑，一直沒有平復過，想不到自己這一句話，竟會引起她這樣的興奮，一時明陽便也忍不住對她呆住了。

第八回 人兒比月清圓祈永抱 倩影當前纏綿兩難忘

明陽正色道，什麼都可以開玩笑，這能夠誑你麼，牡丹見他這樣認真，諒來是決不會騙我的，一時心中不知感激得怎樣才好，竟反而呆呆的怔住了，明陽道，從明兒起，你准

定再也不要賣花了，牡丹這聲忽然淌下一滴淚來，明陽奇怪道，怎麼囉，你哭了，牡丹忙把手背在眼皮下一擦，噙笑道，我高興還來不及，我哭幹麼，明陽笑道，這樣說，我可謊你了，牡丹聽了這話，把雪白的銀齒，微咬着紅潤的嘴唇皮子，只望着他慈慈的優笑，這時看護拿着一盤飯菜進來，又替他們開了電燈，問高先生可吃得下，明陽道，謝謝你，請你再添一份飯來可好，看護答應自去，一回又添上一份飯菜，兩人吃過，牡丹便又坐在床邊伴他閒話，明陽道，月兒，你今晚真的不回家麼，牡丹嫣然笑道，我也不會像高先生的呀，自然不回去了，明陽握着她手笑道，現在我們熟悉多了吧，你再不會像以前那樣怕羞了，牡丹微紅着臉，瞟他一眼，便又回過頭去，明陽笑道，怎麼不回過臉兒來，才兒好好說話，你怎的又怕羞了，牡丹這就更覺不好意思，背着明陽，噙噙的笑，明陽見她把肩兒微微聳着，身子還微微地顫抖，可見她是笑得這一分兒有勁，因在床邊靠起，扳着她的肩兒，笑道，我和你說話哪，牡丹這才回轉身子，鬢首却低垂在他的胸前，一回又抬起頭道，你不乏力麼，明陽把手遮着眼兒笑道，我真高興極了，那裏乏力，只是我有些兒怕燈光，牡丹道，那麼我給你熄了燈光吧，說着，便站起開了電門，這時窗外便射進一片清光，原來今夜月色如畫，照在室中，把一切用具都隱約約的顯現出來，明陽叫道，你快來呀，瞧今夜月色多好，牡丹聽了，便又走近牀邊，只見對過的玻璃窗外，天空中懸掛着一個光圓的月亮，對準着牀前照射來，院子中的樹枝葉兒，看清輝的月光反映，雪白的牆壁上，便顯出一瓣瓣的黑影子，大概是清風吹動

關係，那黑影子也微微地搖動，側臉含有詩情畫意，明陽握着她的纖手，望着她又指了指窗外笑道，月兒呀，你的臉兒是圍得那麼可愛，你的光是那麼的皎潔，你的性是那樣的柔軟，月兒呀，你好像是我的一盞明燈，照耀在我的前程，牡丹聽到這裏，眼兒向他睜着，碎他一口，不覺又吃吃笑起來，明陽見她烏圓眸珠在長睫毛裏轉着，眉兒一揚，頰上的酒窩兒便深深地印着，月光照在她的粉臉上，本來已是塗着胭脂，這時就更顯得嬌艷白嫩，玉雪可愛，明陽情不自禁，用手抬起她的嬌靨，牡丹並不躲避，只對着他微笑，明陽略低下頭去，便在她殷紅的嘴唇上吻住了。良久，明陽抬起了頭，牡丹秋波盈盈的望他一眼，不覺又低垂下頭，明陽輕輕地撫着她手，低聲兒笑道，月兒，你放心，我的心眼兒不壞，牡丹道，我第一次瞧見高先生，就覺得你這人很好，說到好字的時候，聲音是細微得差不多聽不見，明陽快樂得聳着肩膀道，真的嗎，牡丹不語，只嚙的一笑，明陽道，月兒，我要求你一件事，你能答應我嗎，牡丹聽了這話，便彎彎着他道，什麼事，高先生，你說吧，明陽道，就是要求你再不要叫我高先生了呀，牡丹嘩的一聲道，那麼要我叫什麼呢，明陽道，不知我有沒有資格作你的……要不你就叫我一聲名字得了，牡丹微笑道，叫名字怎樣敢，你道我有沒有資格作我的什麼呀，明陽本來不好意思，見她問着自己，因附耳向她低聲道，照年齡我是你的哥哥，但是你不願有這樣一個哥哥，牡丹低聲道，你這話不是太客氣了嗎，承你瞧得起我，我是一萬分的感激，倒是我這樣的女子，不配作你的妹妹，明陽聽了這話，一時興奮得跳來，哈哈的狂笑

，牡丹見她突然這樣舉動，心裏倒是一愕，忙問道，你怎麼啦，明陽握着她手笑道，我心裏實在太快樂，牡丹道，你不乏力嗎，你忘記自己是個有傷的人了，明陽道，我一些也不倦，我的傷完全被你醫好了，牡丹瞅他一眼，忍不住又嗤嗤的笑，天空中的月兒，漸漸地向西移，室中慢慢的浸入了黑暗，牡丹仍扭亮了電燈，纖手按着嘴上打呵欠，明陽叫道，月妹，我的肚子倒有些餓了，請你代叫聲看護吧，牡丹笑道，不用叫他們，我早替明哥預備好，明陽聽她果然叫自己哥，一時真快樂得難以形容，只見她走到桌旁，透出她剛才帶來的紙包，原來裏面是一罐牛奶和一隻奶油麵包，她把小刀放在麵包上面，一片一片的切着，遞在盆子裏面，又把牛奶罐開個洞，倒在玻璃杯中，將熱水瓶的塞子拿下，和了開水，拿隻白銅盞遞，向裏面調一調，明陽見她作事，不但敏捷，且處處舉動，在無意中都顯露出可愛，牡丹端着麵包牛奶，笑盈盈的走近牀邊，笑道，明哥，你既肚餓，就請用些兒吧，明陽笑道，你自己不吃些嗎，牡丹在牀邊坐下道，我就陪你吃片麵包，明陽拿着杯子喝了一口，一面又遞到牡丹口邊，說道，你單吃麵包，嘴裏不乾嗎，快喝一口，牡丹不好意思却他，只得就在他手上喝了一口，明陽喝第二口時，忽笑道，月妹，這杯中怎麼這樣香呀，牡丹湊過頭去一聞，愕着道，沒有吧，那裏有香；：牡丹說到此，忽然會意過來了，便紅臉，瞞他一眼道，明哥，你真不是個好人，說畢，吃吃一笑，身子便逃到面盆檯那面去，待明陽喝完牛奶，牡丹已擰了手巾來，這時壁上鐘已敲了十二下，牡丹道，時候不早，明哥，你快睡吧，明陽道，你呢，牡丹手

背揉着眼皮道：「我也睜了，這邊沙發上不是很好嗎？明陽道：「沙發上沒有被子，受了寒不是玩的，我瞧你就在我腳後頭睡吧，牡丹微咬着嘴唇，腳尖在地，對着圈子，沉思了一回，却默默地不語，明陽笑道：「你打算結一夜嗎？牡丹眸珠一轉，笑道：「那麼我就和你衣襟一會吧，明陽把自己身上一條絲的一旁，留出一半暖牀的地位，牡丹羞人答答的跳上牀來，脫了鞋子，明陽見她穿着一雙湖色的紗襪，瘦怯怯的不大不小，惹人憐愛，她用手理着雲髮，又打個呵欠，便把身子慢慢躺下來，明陽拖出一半被子，輕輕替她蓋上，向地說聲晚安，便背背地，臉朝着裏靜靜的睡去，人生的聚合，本來是偶然的，但是在偶然之中，却往往也會變成圓然，明陽自見了牡丹，腦裏就印上了一個形象，因此就鬧出了今天的愛恨，明陽做夢也想不到，今夜會和一個賣花的姑娘睡在一牀，只爲了一夜的勾留，兩條情絲，就牢牢的縛着，因此又引出下面曲折曲折的故事來，一線曙光使黑漫漫的長夜裏發亮，東方的朝陽，已向地平線上升起，陽光暖融融的從玻璃窗外射進房裏來，是包含着無限的春意，明陽靠在牀欄上，眼瞧着睡在一旁的牡丹，臉上現出一絲微笑，正在靜悄悄的時候，忽聽牡丹嘆了一聲，纖手向兩眼揉一揉，便從牀上坐起，兩臂向上一伸，打個呵欠，見明陽已經醒來，便嘆了一聲笑道：「你多早晚醒來，我這人真好睡，昨晚被我擠得不舒服吧，明陽微笑道：「我醒來也只有一兒，牡丹跳下牀來，穿下鞋，又整理一下雲髮，把熱水瓶的水倒在盆內，給明陽洗臉，然後自己也洗了臉，明陽見她雖沒施粉搽脂，但是她那張臉蛋兒，生處是雪嫩，真好像吹彈得破，因忙叫

道，月兒，月兒，你過來，牡丹便走近來道：叫我幹嗎，明陽却不說話，望着她只是呆瞧，牡丹倒被他瞧得不好意思，嗤的笑道：你可不是痴，我給你喝藥水，說時，身子早已回過去，把藥水喝了，服侍明陽喝下，牡丹道：你餓嗎，明陽道：回頭看護自會送點心來的，牡丹道：那麼我回家瞧瞧去，等會兒再來望你，明陽道：你也一同吃了點心去罷，時候還早呢，牡丹道：我沒有餓，明陽招手道：你過來，我跟你說話，牡丹走近身邊，明陽一手將她握住，一手在枕下又抽出一張五元票子，塞到她的手裏，說道：你往後不用賣花了，牡丹道：這天你給我的，還儘多着，你留着吧，明陽道：你不用客氣，只管拿了去，牡丹只得收下，便別了明陽，一路回家來，剛走到霞飛路的時候，忽然迎面走來兩個西裝少年，一個大胖子，一個和明陽差不多，手中都挾着書，邊談邊走，因為牡丹低了頭，心裏只管想着明陽待自己的好處，所以也不去顧到旁的，大家都不注意，三人竟撞了一下，把那少年手中的書都撞落一地，原來這兩個少年，一個是梁斌之，一個正是何一鳴，兩人昨天和慧珠秋心在百樂門狂歡了一夜，心中十分快樂，這時兩人匆忙的已到學校裏去，一面還談着昨夜得意的情形，不料竟和牡丹相撞一下，當時一鳴忙向牡丹一瞧，暗想：倒是個挺好的人，牡丹紅暈着臉，忙說聲對不起，一面將書拾起，交還一鳴，一鳴呆上瞧她，一時也忘記了接她，倒是斌之哈哈笑道：不要緊，不要緊，一面代一鳴接過，牡丹低了頭便急忙匆匆的又走了，一鳴却還木鷄似的望着，斌之拍他肩膀道：你這人痴了，一個鄉下姑娘，也值得這樣仔細瞧瞧，我看你的靈魂差不多也

要給她帶去了，一鳴回過頭來，摺大姆指一豎，說道：你不要說她這個鄉下姑娘，要是給她好好一打扮，哼，真是個了不得呢，斌之笑道：你這人的心眼兒就不好，見一個愛一個，無怪密司田要移愛到明陽身上去，一鳴道：你別胡說，我也不過這樣說罷罷罷，斌之道：現在趁着明陽在醫院裏，你快快一心的向慧珠進攻，不要再操別的野心了，昨夜慧珠對你，不是仍舊很熱情嗎，這個機會是不能錯過的，一鳴笑道：這個我且理會得，你可不用代我操心，斌之哼了一聲笑道：這時要說得嘴硬，回頭別人家要是不理你，你可又急得屁尿直流來找老梁商量了，一鳴不覺笑起來道：別多嘴，我們快去校裏去吧，兩人到，校中，剛巧敲上課鐘，慧珠却還沒有到，一鳴道：怎麼她沒有來，斌之道：她一定睡得忘了時間，今天一定遲到了，果然敲第二課鐘的時候，方見她姍姍進教室來，一鳴忙迎過去笑道：你怎麼這樣遲到，想來一定在看望明陽，慧珠笑的笑道：我自己覺得不會睡暢呢，那裏有工夫去瞧他，一鳴笑道：今天我再約你到揚子去，不知你能答應我嗎，慧珠眸珠一轉，笑道：很好，你午後仍到我家去好了，一鳴一聽，萬分歡喜，一等放了學，一鳴又向慧珠道：我二點左右去瞧你，你千萬別失信，慧珠點頭，便各自分開，慧珠暗想，今天我可叫你上個當哩，她却並不同家，一路的到中央醫院來，走進病房，只見明陽正在吃飯，一見慧珠，便放下飯盤，問道：密司田，你有沒有用過飯，慧珠脫了大衣，一面走近邊來，笑盈盈問道：你的傷怎麼樣了，明陽道：謝謝你，我已好多了，你從校中來嗎，慧珠點頭，明陽因忙叫看護向院內添客飯，一面又向慧珠道：

真對不起你，叫你天天來望，慧珠含笑，我是順路的，你說這話就太客氣，明陽見她柔情蜜意，無限嬌媚的姿態，一時想起前日和她飲酒跳舞，擁抱接吻，心中不覺一動，臉上就微紅起來，這時飯菜已來，明陽因道，這兒叫不出什麼好菜，就馬虎些吃一點罷，慧珠淺笑，你還說這話，我好不是來望你，是專門爲了吃頓飯似的，說得明陽也忍俊不置，兩入飯畢，慧珠說倒了熱水瓶水，擰手巾給明陽，明陽瞧到她的動作，一時想起牡丹，心中就覺有種感觸，所以慧珠拿了手巾遞給他，他却一些兒也沒有覺得，只管呆兀的瞧着她出神，倒把慧珠瞧得既不好意思，且又奇怪起來，忍不住向他哧的一聲笑出來。

第九回 活潑天真無形醫醋女 風流浪漫巧計引遊蜂

慧珠笑道，噫，你怎麼啦，儘瞧着我幹嗎，明陽聽了這句話，方才恢復他原有的知識，心想你不是牡丹，我怎好意思叫你擰手巾，因啊呀了一聲，連連說道，謝七你，謝七你，這可好了，密司田，你自己先擦吧，慧珠把身子一扭，笑道，你又來這一套，快後吧，別冷了，明陽只得接過道，倒叫客人來服侍主人，這真太笑話了，說着，便擦了臉，雙手不還慧珠道，對不起得很，手巾要不換條新的，早晨鳳妹剛替我拿來，慧珠嫣然笑道，不用換，這條不也是一樣的嗎，說着，便走到椅邊，把頭低下，用手巾在面部上整個的擦了一回，然後又擰了一把，擦乾冰漬，拿出黑漆皮匣裏的粉盒，對着圓鏡，輕輕地拍着，明陽瞧她洗臉的情形，心想，不知她本來是個胸無成竹的人呢，還是表示她和我特別

的親熱，不管她怎樣，她這裏的對待自己，終使我感激的，明陽這樣的想着，慧珠早已梳妝完畢，走到身邊坐下，向他微笑道，密司脫高，你這人一定有些不誠實，明陽聽她突然說出這話，心中倒是一驚，忙問道，你這話怎講，難道我有什麼欺騙你不成，慧珠道，並不是，因為你太客氣，未免帶有些兒虛偽，虛偽就是假面具，戴假面具的人一定不誠實，明陽見她這樣解釋，不禁任笑道，你這話未免太苛刻了，那麼你叫我該怎樣才是，慧珠道，第一不要太客氣，不過話又得說回來，也許像我這裏的人，還夠不到和你交朋友，明陽道，這是那兒話，我可真要熱為情死了，慧珠嘆的笑道，那麼我問你，你可要老實的答覆我，明陽道，很好，你問吧，只要我知道的，是沒有不回答你，慧珠把纖手向額前輕七一敲，笑道，叫我先問什麼好呢，明陽格格笑道，你的問題還沒有想出嗎，不要太為難我呢，慧珠眸珠一轉，笑道，我隨便問一句，你的表姊密司于幾歲了，明陽見她想了半天，却問出這句話來，禁不住好笑，她嗎，年紀正小哩，還只有十五歲，慧珠道，她在那兒讀書，明陽道，在黃江女子中學，慧珠道，她很聰敏吧，我瞧她很替你關心，明陽見她微咬唇，話中似乎帶有些酸素作用，心想，難道你也真的愛我嗎，否則又何必對你問這些呢，因笑道，風姑娘懂得什麼，她是一味的孩子氣，我只把她當作小妹妹看待，慧珠聽了，嘆的一笑，秋波凝視着他，明陽道，昨天風姑娘見了你，她對我說，密司田這人很好，慧珠聽了，即問道，這話可真嗎，明陽道，這話騙你，她還說……說到這裏，頓了頓，便呆上的傻笑，慧珠知道他一定又要取笑自己了。

因擰着兩耳笑道，你不要加作料吧。我可不願聽你這些話，兩人正在說笑，忽見玉鳳匆匆的奔進來，手裏還挾着一包東西，明陽見了笑道，誰起曹操，曹操便到，鳳妹，你這時打從那兒來，玉鳳見慧珠坐在床邊，因也不及回答，先向她招呼道，密司田才來嗎，慧珠遂站起握着她手，笑着點頭道，不多一會，你在買什麼東西，玉鳳將手中紙包，向桌上一放，又向明陽一努嘴道，明哥被刺傷後，連書本子全都找不到了，今天我從學校出來，先回到家裏，和我的媽媽說了，便到四馬路去，把他書本全都配齊了，哪陽忙道，哦，鳳妹替我在配書嗎，玉鳳笑道，你昨天不是和我說謊嗎，一共配四本，大概不會錯的，你不要不要瞧瞧，明陽道，不用瞧了，回頭你給我帶回家去好了，玉鳳沒有回答他，自管向慧珠笑道，咦，你站着幹嗎，請坐吧，明陽笑道，不錯，你們兩位不妨談談，密司田是很和氣的，慧珠回眸一笑，便同玉鳳坐在榻上的沙發上，玉鳳道，密司田，香烟吸嗎，慧珠道，我不會的，你別客氣，玉鳳道，我聽表哥說，密司田為人很是熱心，代人家作事，是沒有不盡力的，我是十分佩服，很想和你交個朋友，不知你願意麼，慧珠笑道，承蒙你瞧得起我，要和我作朋友，我是歡迎都來不及，但你說得太好了，倒叫我有些兒難為情呢，玉鳳吃一笑道，你難為情幹嗎，慧珠道，你給我戴炭簪子，我不難為情麼，說得明陽也忍俊不置，玉鳳笑道，密司田，你現在既然歡迎我做朋友，但你的日後可別怨，慧珠一愕道，這是什麼話，玉鳳道，我這個人別的沒有什麼，只是太喜歡纏人，學校裏幾個姊妹，一天終要說我一句淘氣，那麼將來我纏起你來，你不是也要說

我淘氣麼，慧珠一聽，暗想，她真的是個一片天真的孩子氣，因禁不住笑道，我最喜歡人家來纏我，那我還會來怨你麼，明陽揶揄笑道，這樣說來，你們倆人正是一對好朋友，大家禁不住又格格笑起來，慧珠在這裏談談笑笑，把個何一鳴早已丟在腦後，一鳴却一到兩點鐘，就與匆匆的到慧珠家裏來赴約會，他一到田公館，便見她三姨姨迎出來笑道，密司脫何，今天這個胖先生沒有來麼，一鳴道，密司脫梁另有別的事，沒有同來，密司田在家麼，秋心眸珠一轉，點頭笑道，她在房中睡午覺，我伴你進去吧，一鳴想，我也早知她在家裏等我了，因跟了秋心，走到慧珠房中，秋心走到榻邊，假意笑叫道，這妮子真懶得不得了，慧珠，你的朋友來望你了，說到此，忽啊呀道，這妮子又到那兒去了，說着，便回頭笑道，你且坐回兒，也許她在浴甌裏洗澡呢，一鳴在沙發上坐下道，不要緊，密司林，你不用去催他，秋心笑着點頭，一面便取了支香煙，遞給一鳴，又給他燃了火，一鳴連忙道謝，秋心瞟他一眼笑道，你這樣客氣幹嗎，說着，便在他旁邊坐下，又拍着他肩兒叫道，密司脫何，我問你一句話，你要老實的告訴我，那麼我日後可以幫助你一些兒的，一鳴說道，密司林，你這話問得好不明白，我既不知你要問什麼，而且我也沒有什麼事要求人家呀，秋心笑道，你到底是不是真心愛慧珠呀，一鳴道，這個我可以罰誓，是真心的愛她，秋心道，那麼她是否有答應你的愛嬌呢，一鳴頓了一頓道，這個我不敢說，她實在還沒有確實的答應我，秋心道，你知道她爲什麼不答應你嗎，一鳴道，我沒有知道，請密司林告訴我吧，秋心吃吃笑道，現在你可不是有事要

求我了嗎，一鳴笑道，原是我說錯了，你就告訴我吧，秋心道，她和你們校中還有一個姓高的不是很要好嗎，一鳴恍然道，對呀，這小子真可惡，慧珠她本來是很愛我的，後來被這個姓高的不知怎麼一引誘，她就慢慢兒的不睬我了。秋心笑道，不過昨天她對你，不是仍很熱情嗎，你要是不管一切的追求她，最後的勝利，也許是依舊你的所有，一鳴聽她這樣說，靈機一動，便微笑道，密司林，你能不能夠幫助我一些兒忙啊，要是我和密司林成了……那我心中是多麼的感激你，秋心嘆的一笑，望着他道，要我幫助你嗎，也可以的，不過你得依我一件事兒，一鳴道，你說吧，我如可以依得的，是決沒有不依你的，秋心瞞他一眼，望着他咪咪的笑，一鳴奇怪道，怎麼不說出來，那叫我依你什麼好呢，秋心道，我對你說，我要不幫助你，如果答應幫助你，就可以立刻見效，一鳴一聽這話，心裏真是十分快樂，因遂向秋心一個鞠躬道，果然能夠如此，我是決不會忘了密司林恩惠的，秋心笑道，你現在且慢謝，我去一會就來，說着，便立刻走到外面去了，不多一回，只見秋心手裏拿着一瓶「爲司克」到來，在桌上拿起一隻高腳杯，滿滿的倒上一杯，背着一鳴，在杯中又放下一包藥粉，回頭向一鳴望來，只見他呆坐在沙發上出神，却並不注意，秋心暗暗喜歡，把杯子放在桌上，回身又把房門關上，便走近一鳴身旁，向他低低說道，密司林何，你道慧珠她在那裏洗澡，就在後面的一間小房裏呀，我告訴你，你且先把桌上的那杯酒喝了，助一助興，壯一壯膽，等在外面，待我先進去勸她，你如果聽見我在裏面叫你一聲，你便大膽前來好了，一鳴聽她想出這個法子，倒

覺得有些兒難爲情，因搖頭道：「這倒不行，萬一密司田惱怒起來，這真不是玩的呢。」秋心道：「你也太膽小了，有什麼事我一手包辦。」一鳴握手道：「你的意思我原很感激，而且我也非常的快樂，但是只怕越罷了臉，可怎麼辦？」秋心道：「由我好了，我老實告訴你，你如果不先下手，將來給姓高的奪去，你可別氣苦。」一鳴被她這樣一說，便下了一個決心道：「那麼準定這樣，可是一切還須你幫助才好。」秋心笑道：「我理會得，你放心吧。」說着，便把桌上的那杯酒拿起，向一鳴嘴裏一口倒下，一面向一鳴笑道：「我請去了，你聽着我叫吧。」一鳴答應，便眼瞧着秋心向後面房裏進去，約過了三分鐘後，一鳴的身上就覺得有些兒異樣，而且眼前迷迷糊糊的顯出了許多美人的臉龐，奶峯，臂兒，……一切女人所有的誘人肉感，好像都在面前陳列着，一鳴兩頰是熱得厲害，心頭的跳躍，好像小鹿般的亂撞，他嘴裏是乾燥得不得了，隨手把桌上的一瓶「高司克」，一頓兒骨都都的統統喝下肚子，立刻那頭腦便昏得天轉地旋起來，正在這時，忽聽秋心在裏面叫道：「密司脫何，請進來吧。」一鳴一聽，心中樂得不知所云，便跌跌撞撞走到門邊，只見有一個小小按鑰匙的進來，秋心一見，便站起笑道：「密司脫何等了你大半天，倒叫我來代替你作主人呢。」一鳴也笑道：「密司田，你這個當上得我真不小，你在那兒呀？」慧珠一面笑彎了腰，一面便在桌旁坐下，說道：「我在路上遇見一位舊同學密司張，她硬拖我到她家去玩，所以失約了，好在有我二姨作代表，你們也不寂寞呀。」慧珠原是無心，兩人聽了有意，都忍不住臉現紅暈，哧哧笑了，這裏小翠又添上杯筷，三人談笑喝酒，那邊清

房中的明陽，自送慧珠和玉鳳回家，這時牡丹亦已嫻嫻而來，兩人細語囁囁，笑聲鶯鶯，也正在一個郎情如水，一個妾意如綿哩。

第十回 惆悵前塵不堪重回首 曾經滄海感激至無言

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呂班路于公館門口，站着年輕的男女兩人，女的笑盈盈道：「明哥，你纔好了不多幾天，身子還不會十分復元，你要早些兒回來才是，原來這兩人是明陽和玉鳳，明陽住院一個星期多，日夜承牡丹殷殷服侍，因此對牡丹的身世，更起了一種愛憐的同情，在心坎上也就嵌着一個深刻的印象，趁着今天星期無事，就決意到牡丹家去探望，可是他多情真摯的玉鳳表妹，因他才好了些，便向他殷殷叮嚀子，明陽握着玉鳳的手，感激地道：「我自理會得，鳳妹，你放心好了，說道：「跳上人力車，向右一指，那車夫就向前直拉，好在呂班路和蒲柏路原隔不了多少遠，不一會，早已到了眼前，明陽下車付去車資，找到淑賢坊，向十五號敲門進去，只見客堂裏搭着鋪板，旁邊坐着幾個男子，鋪板上放着衣料，低着頭一針上一針下的縫紉，天井裏一個十三四歲拖鼻涕癩痢頭的學徒，氣呼氣呼正在拉風箱攏熨斗，見了明陽，還道主客來催衣，站起身來，拉着袖子揩鼻涕，一面道：「先生，拿衣服嗎，師傅出去了。」明陽遂點頭笑道：「不是，不是，請問你這兒有沒有姓白的房客，那學徒頓了一回，又去問裁衣匠，那知裁衣匠也是個借米粿，還是這面有個人聽見了，便走出來問道：「是找那家呀，明陽見出來的是個五

十左右的婦人，臉上雖相當憔悴，却是顯着慈和可親，明陽暗想，這人大概就有牡丹的媽了，因搶步上前，問道，這兒有沒有姓白的，那婦人道，先生，你找誰呀，明陽道，是我白牡丹，那婦人哦了一聲，又向明陽上下打量一回，笑道，你不是高先生嗎，明陽想不會錯了，因忙答道，在下正是，這位老，想是牡丹的媽了，白老太太笑着忙讓明陽到樓上坐，說月兒正在樓上沒出去，原來他們住的是間亭子樓，當白老太太推開房門請明陽進內，却見牡丹背坐着，似乎在看什麼書本，聽見皮鞋的聲音，她便站起回過身子，一見明陽，臉上頓時顯出驚喜模樣，兩手撫着桌沿，啜了一聲道，高先生，你怎麼會到我家裏來呀，明陽沒頭沒腦的給她問了這句話，倒是呆呆的怔住了，牡丹也覺這話不對，因把一隻破凳子用衣袖抹了一下，笑向明陽道，你快請坐，啊呀，屋子裏髒得不成樣兒，明陽坐下，牡丹又忙着倒茶拿煙，因為自己家裏娘兒倆都不吸煙，那煙捲當然是不會備，牡丹要想叫媽去買，明陽忙道，你別，要不我回頭就走，牡丹笑着道，你要不來，來了我就不能不讓你走，明陽笑道，那麼你，客氣，我煙是不抽的，說着，拿起杯子喝口茶，房中只有兩隻凳子，牡丹也佔去了一隻，那白老太太是只好坐在床沿邊，牡丹抵了火爐微微笑，大家不說話，房中好像是特別的靜，白老太太這就開口道，高先生，上次爲了月兒的事，累得你受了傷，這真叫人心裏不安，又蒙你屢次幫助我們，這叫娘兒倆不知怎樣感激你才好，明陽望着牡丹一眼，牡丹也正在向自己瞧，明陽因道，老太太，這一些兒原算不了什麼，現在人的心，都是壞的多，那天月兒被人家包圍着胡鬧

，我若不去幫忙，那也變成沒有心肝的人了，白老太嘆口氣道，翼也料想不到我會要月兒到街頭去賣花來養活我，世事的變遷原是不可捉摸的。這次炮火毀了我們的家鄉，她火下犧牲了她的爸爸和弟弟，唉，我自家就這樣完了，明陽道，這是一場災難的浩劫，不殉犧牲了多少人的頭顱，奔流了多少人的熱血。……牡丹道，媽媽，你……心……遭劫的人正多着呢，但我們需要生存，不管環境多惡劣，我們必須艱苦的搏鬥……去……子過的，高先生是南京人嗎，明陽道，是的，我也只有去年才到上海，白老太道，你們老太太身體好，明陽點頭微笑，白老太和明陽談了一回，便自站起身子往樓下去，明陽望著牡丹道，好多天不見了，你出來玩過嗎，牡丹搖頭道，一天到晚坐在家裏，不是瞧一回書，就是幹一回活，明陽道，今天我到你家來，覺得很不好意思，牡丹微咬着嘴唇，忙問道，這是什麼話，明陽道，不是有些完冒昧嗎，牡丹瞟他一眼道，歡迎都來不及，只是像鴿籠一間大的屋子，怕你下次就不喜歡來呢，明陽道，地方小是沒有關係的，只要收拾得清潔就好，現在你瞧這屋子中，一些灰塵都沒有，可見得你……牡丹噘嘴一笑道，可見得我怎麼樣，明陽笑道，被你一問，我的話兒又咽下去了，牡丹吃吃的笑着，明陽道，你媽想着從前事，心裏很難過吧，牡丹聽了，便停了笑，眼珠一轉道，可不是，我媽的人是瘦得真可憐，我常勸媽想開些，可是她老人家終常常的嘆氣，但話又說回來，這也難怪她的，從前住的舒適，吃的好，穿的好，天天不用做事，四點一敲

避，暗姊姊放學回來，媽終預備好點心，笑嘻嘻的一塊兒吃，或是一塊兒玩，現在爸爸弟弟都沒了，立時又貧苦得這個樣兒，這叫媽怎能不傷心，牡丹說到這裏，眼皮兒一紅，嘆口氣低着頭，明陽在很替她難受，牡丹抬頭，手背揉着眼睛，回身把桌上的一本照像簿拿來，向明陽道，你瞧我媽這裏多胖，明陽聽了，便站起來接過，兩人並着肩看，翻開第一張，是十二寸大的照片，裏面一座小洋房，四圍一個花園，旁邊一行秀娟的字，寫的是咱們家的全景，翻開第二張，是一個五十左右的軍裝男子，兩眼炯炯有神，嘴唇上留着一撮短鬚，軍服上掛滿着大小徽章，旁寫我的爸爸，旁邊是張老婦人照片，臉上堆滿笑容，果然豐腴得很，牡丹指着道，這是我媽，還是前年拍的照，一共也不到兩年，媽好像換一個人了，明陽道，這是心病呀，要你媽再像這個樣兒，除非能夠恢復她原有的環境，牡丹搖頭嘆道，也許今生再不能夠了，明陽望着她道，這也說不定，我們只要有個希望，將來也許還有這樣一天，牡丹聽了，紅暈着臉兒不語，明陽又翻過一頁，這時雖沒有電閃，只覺得眼前一亮，原來裏面一個少女，身着百蝶縐的旗袍，腳踏黑漆革履，兩袖齊肩，那兩條白胖的玉臂，真好像嫩藕一般，頭上的雲髮好像水波浪那樣鬆曲，右邊髮兒正覆在眉毛的上面，兩隻滴溜圓的眼珠，盈盈欲活，頰上笑靨兒深深的印着，嘴裏微露出一排雪白整齊牙齒，站在一枝柳樹的底下，一手攀着柳絲，那窈窕的嬌軀，臨風獨立，笑意生春，這一副得意飄忽的美態，真叫何人見了也露可愛，明陽仔細一瞧，這少女不是別人，正是站在自己身旁的白牡丹，因回頭又向牡丹望了一回，笑

道，這照片是你的吧，牡丹露齒一笑，凝視着明陽點頭道，想起從前的事，像做一個夢的，明陽道，現在要這樣也不難，牡丹却不理會，向明陽道，這張照片是爸爸親自給我拍的，這我永遠也不會忘記，明陽再看後面，是個十一二歲的孩子，身穿西服，容貌和牡丹很像，這便是她的弟弟，牡丹道，我弟弟如果在着，媽就不會這樣傷心，明哥，你不知道，我的弟弟真聰敏呢。……往事是不能想起的，想起來什麼事都使人傷心落淚，說到這裏，又低下頭去擦眼皮，明陽抽出一方帕兒給她，輕輕的道，月妹，過去的事別想了，我們要求現實，只要我們心眼兒好，將來終有幸福的日子，牡丹微微抬頭，兩手按在他的肩上，柔和的目光是含有無限溫情和感激，凝視着明陽，眼眶裏湧上一點淚來，明陽替她拭去道，好好兒的別傷心，我們家鄉雖然被毀，但終有給我們恢復一天，只要得們人兒在，就什麼事都不怕，我們却要感謝上帝了，牡丹聽他這樣一說，也不覺破涕為笑，纖手摸着他的西服上的鈕頭，螭首低垂在他的胸前，明陽見她柔順得像一頭馴服的綿羊，因伸手撫着她的髮兒不語，默默地溫存一回，室中是包含着無限的春意，正在這時，忽見白老太推門進來，手中拿着一包東西，兩人一見，慌忙離開了身子，各人臉頰都蓋上一層桃紅，牡丹眸珠一轉笑道，媽，你在買什麼呀，白老太微笑道，買些兒瓜子，高先生儘坐着不懶氣嗎，明陽忙道，這可好了，又叫白太太費事，牡丹向桌上抓起一把，交給明陽，瞞他一眼嫣然笑道，不和你客氣，就不用裝盆，這樣吃些得了，明陽放下照像簿，兩手接過，只望他嗤之一笑，却不回聲，三人在房中靜靜的嗑瓜子，明陽一

瞧手錶，已有三點左右，因向白老太道：「老太太，我想和月兒出去一趟好嗎？」白老太道：「早些兒回來，牡丹道：你叫我到那兒去，明陽笑道：去散兩兒步，牡丹道：我這個樣兒怎能和你一同出去，在路上要是被你朋友瞧見了，不損了你嗎？」明陽聽了這話，不高興道：「月兒，你這話不該，牡丹格格一笑，便來挽着明陽手道：「那麼我們走罷，明陽見她這樣天真，因便向白老太作別出來，明陽笑道：「剛纔被你媽媽瞧見，真好難為情，牡丹啾啾一笑，又瞞着他一眼，抿嘴笑着不語，明陽道：「你同我出來，你媽會不會說話，牡丹搖頭道：「不會的，媽說只許我和你一個人作朋友，明陽心中蕩漾一下，笑道：「這話可真嗎？」牡丹道：「我騙你幹嗎？」兩人說話時，已到霞飛路，在一家汽車行坐了一輛，叫開到南京路永安公司停下，兩人下車，明陽攜着他到商場裏，這時衆人一見這一對服裝差別的情侶，個個注意，向他們瞧了一眼，牡丹頗覺不好意思，明陽却極緊密着身子，兩人先到綢緞部，明陽問她要什麼料子，她臉紅，自己挑揀，牡丹這才明白他作自己出來的原因，心裏真感激得不知如何是好，因道：「我不過太化費你的錢，明陽笑道：「又不是你要求我，全是我自己情願，你心裏又何必不安，說着，遂喊職員把時式最新樣的衣料取出，牡丹只揀了一件茶絲絲織的一件妃色軟綢衣料，明陽道：「你不要了嗎，我這替你揀幾件，說着，遂又揀了一件湖色春波綢，桃紅白蝶綢，明陽再揀時，牡丹道：「不要了，這些儘夠，明陽遂又剪了粉軟緞褲料和白老太太衣料，一面又到鞋部買兩雙

高跟，兩雙平底，一打絲襪，在內衣部又買兩件襯衣，凡女子應用的用品，都無不買到完備，牡丹道，算了罷，已經化費不少了，明陽道，你別忙，我們再到三樓去一趟，兩人到了三樓，牡丹見他陪自己到大衣部，定製一件黑絲絨大衣，和一件棗紅大衣，樣樣備齊，時候已經五點多鐘，明陽道，我們二樓茶室去吃了飯，再回家吧，兩人到了茶室，便揀了一桌坐下，明陽叫侍者拿三元五菜的客飯，明陽拿了茶壺，替她篩了一盃，牡丹心中暗暗盤算，今天一共要用到一千多元，心中既感激又覺自己不該，因輕聲道，明哥，我終覺太對不起你了，明陽忙道，月妹，你別說這話，我量自己的能力，決不對我有什麼妨礙，那你終可放心了，牡丹聽了這話，感激得又流下淚來，明陽却不理會，笑道，月妹，你們樓下是成衣舖，你回家就可以去叫他們做了，那麼再過數天，你不是可恢復了像照相上一樣嗎，我對你說，我明天自丟了髮，過幾天我再來瞧你，牡丹低了頭沒有回答，這時飯菜端來，兩人匆七用畢，明陽遂又叫輛汽車，先送牡丹到家裏，再叫車夫開到于公館去。

第十一回 日益堅磅 徬悲侷促 誓無二心 生死願同衾

這幾天裘明陽一心一意的替牡丹買衣料，定大衣啦，預備把她恢復原有的環境，牡丹的心中自然是萬分的感激，這天她回到家裏，自老太見她手中大盒小盒的提了許多，因忙問道，月兒，你手中拿的什麼東西呀，晚飯你吃了沒有，高先生呢，牡丹把許多物件，

放在床上，一面笑着道，媽媽，我們在外面吃過了，你吃過了沒有，白老太在竹欄中端出兩碗小菜，又把風爐上的鍋子取下，一面盛飯一面說道，現在還只有六點鐘過，我這送你回來吃飯，正等着你呢，牡丹笑着道，那麼媽媽一定肚餓了，你快些吃罷，牡丹說着，把紙包盒兒打開，先取出一塊油灰緞子的料子和一塊元色嘩嘩料子，遞到白老太的面前，笑着道，媽媽，我給你瞧好東西，白老太端着碗正在吃飯，便回頭過來，一見牡丹手中拿着兩塊料子，又見床中攤滿了鞋子襪子襖衣等許多東西，心裏一怔，望着她道，只見，這些東西都是高亮為買給你嗎，牡丹含笑點點頭道，是呀，媽媽，這件料子，是他買給你的，白老太聽了這話，把手中的筷子和碗都放到桌上，却並不是把手去接料子，把牡丹纖手拉過去撫着道，月兒呀，你要知道，我們並不是生來貧窮的，這些東西，不但曾經看見過，而且也是享受過，但是你給太孫氣了，你心裏以為高興，這些東西，豈是十勞的痴心，人生在世，最要緊的志高品潔，貧苦原沒有什麼關係，我們沒有功於高先生，怎可以受他這樣的厚惠，況且他還是一個學生，經濟還沒有收入，能夠他這樣化裝嗎，倘然被他媽知道，對他前途有不利的舉動，那不成為是你害了他嗎，牡丹聽了她這一番話，臉上頓時沒有了笑容，兩頰是漲得通紅，心裏羞慚交迫，眼眶兒早濕潤了，她把兩塊料子放到床上，投在媽的懷裏，忍不住暗暗抽噎起來，白老太枯黃的手兒，撫着她烏亮的美髮，輕聲嘆道，孩子，你別怪媽媽說了你，這是年輕人在社會上處世的道理呀，聽說高先生是個誠實的少年，但人心是變的多，偶一不慎，什麼都是墮落青年男

女的陷阱，牡丹用手背拭着淚，抬頭望着她媽道：「媽媽，我沒怪你說我，媽媽原說的不錯，我終怪自己年輕太不懂事了，不過當時我曾經再三的拒絕他，他說你別爲我擔心，憑他自己的能力，決不會對他有什麼妨礙的，我聽他說得這樣懇切，便只好收受了。現在我聽了媽的話，我是完全明白了，對於自己不利事小，害了他前程事大，我不願一個有爲的青年，爲了我而使他趨向墮落的途徑，媽媽，我明兒決定空都還了他，讓我依然過着清苦的生活罷，白老太默訖地無語，她想着可憐的愛女，爲了銀錢兩日子轉生活，在寒風尖利下好像度着街頭流浪生涯，再想起一向嬌養的她，居然能够過着這個苦現在遇到了這個高先生，他說要担負我們娘兒的主活，不要叫月兒再賣花，月兒這幾天多高興，現在我對她說了這話，因此又傷了她的心，孩子也太懂事了，她聽從媽的話，她比羔羊還柔順，白老太這時有些懊悔不該向她說如此使她傷心的話，眼皮兒一紅，抱着牡丹嬌小的身軀，爲她可憐的愛女，止不住她心頭的創痛，也默訖地流下淚來，牡丹纖手在她媽臉上彈着腮淚，破涕嫣然笑道：「媽媽，你怎麼也傷心了，快別想他了，你吃飯罷，謝着，他便站起身子，把衣料仍舊包好，和盒子扎在一起，放過一邊，這夜牡丹睡在床上，心裏也一定會不高興，當然你要還給他，那麼他給我的錢呢，是也應該統統還他嗎，但是錢已一半用了，這叫我又那裏能夠還得出，要是他這樣問一，你既然不要，當時爲什麼不堅決拒絕，現在還我又給那個去穿，錢是已經化了，就是你不要，不也是爲了你

化的嗎？這……叫我怎樣回答他，一時又想着他富於情感而又富於俠氣，明陽，他真是個世界上再好也沒有的少年了，並不是爲了他的幫助我，而我心裏贊美他，甚至於到愛他的程度，第一次看見時候，他不要賞花，爲的是聽我說要回家替媽作工去，所以他給我一角錢，但是花並沒拿，這不是他以金錢來誘惑女性爲目標，他完全是替貧苦人家起了同情之心，只要聽他說，拿了花到學校去，成個什麼樣兒的話，那我就知道。走個好學的青年，第二天早晨和中午，一連的碰見他兩次，這也太湊巧，我們會碰着撞了一下，因此我們就開始談話了，以一個大學生的資格，他眼光裏並沒有以爲一個賣花女的低賤，輕薄浮滑舉動沒有固然不要說，他也會代我表示沉痛的扼腕，自從這一次談話，我自己也不明白，會在腦海裏嵌上了一個深刻的影象，往後他是爲我受傷了，我陪伴他在醫院中，甚至於和他同樣而眠，這雖然自己情感衝動得太厲害，但一半也還是爲了他的人格可敬啊，牡丹把過去的事情一幕一幕想，覺得明陽這人，不但是生得一表人材，而且實在是個有血性的千古第一多情人，他既然這樣誠懇的對待我，倘使明兒我要回絕他的話，他的心中不是要大受刺激了嗎，就是在我也實在不忍心呢，牡丹左思右想，真覺得好不容難，一聽壁上的鐘却已嚙七的敲了兩下，白老太覺得牡丹身子轉輾反側，好像十分不安模樣，因問着道，月兒還不會睡着嗎，牡丹道，沒有，我才醒來一會兒，媽媽，你呢，白老太咳嗽着道，我是天天夜裏到這時候要醒了，這樣一直要到東方發白，牡丹忙道，媽媽夜夜這個樣子，我怎麼一些兒都不曉得，白老太道，年輕人血氣旺，況且

白天裏你又勞苦着，所以晚上是特別睡得濃。牡丹暗暗嘆口氣道，媽媽，凡事都有定數，過去的事，你也別想牠了，身子也要緊，我們能夠活在世上，還是上帝保佑。百老太嘆道，要不是爲了你姊弟倆人，我也早願跟你爸爸一塊兒去了，誰知道逃到半途，你弟弟忽然……這我做人還有什麼樂趣呢，牡丹聽了這話，眼裏兒又紅起來，她爲媽媽傷心，而更爲自己可憐，於是她忍不住又流淚了，兩人默不作聲，不知在什麼時候，牡丹方才睡着了，這一覺醒來，不覺已近午時，百老太已燒好菜煮熱飯，見牡丹醒來，便笑道，這癩丫頭，睡到這時才醒呢。牡丹啊呀道，怎麼已午飯時候了，怎的還貪睡得這樣遲呢，百老太笑道，快起來吃飯罷，牡丹因匆上起身，洗臉漱口，正欲和百老太吃飯，忽聽一陣咕咕的皮鞋聲，走進一個人來，牡丹回頭一瞧，不覺沖口道，曉，明哥，你這時打從那兒來，午飯怕還沒用過吧，百老太站起，見果是高先生，手中還揀着兩三本洋裝書，聽他笑道，你們已吃飯了，我從校裏回家，這兒是順路的，所以來望望你，牡丹見桌上只有三隻青菜蘿蔔小菜，心裏頗覺難爲情，一面笑盈盈上來，接過他書本，放在床上，一面叫他脫了大衣，望着他道，那麼就在這兒用了去怎樣，明陽點頭笑道，那我就不客氣了，牡丹倒想不到他會答應得這樣快，心裏又喜歡又感觸，眉兒一揚，頰上的酒坑兒便掀起來，這時百老太已端過一盆茶，明陽忙接着道，老太太，你快不用客氣，自管吃飯罷，牡丹道，今天家裏沒備什麼菜，我去喊叫一碟蛋炒飯，你喜歡吃麼，明陽道，你不用去叫，我隨便和你們吃些兒得了，牡丹笑道，你咽得下這樣小

菜嗎？明陽道，青菜蘿蔔最合我的脾胃，怎麼會咽不下去。牡丹嘆的一笑，白老太早已下樓叫人去叫了，明陽道，你媽呢，怎麼不見，牡丹道，你等着坐回兒，媽已叫蛋飯去了，明陽道，這就好了，叫老太丟着飯碗去喊，我心裏可過意不去，牡丹望着她只是擠着嘴笑，却並不回答，明陽指着桌上飯碗道，怎麼你不吃飯了，別冷了，牡丹道，等回兒一同吃，明陽道，你的衣服叫裁衣匠去做了嗎，牡丹聽了這話，忽然紅着臉，低頭不語，明陽奇怪道，咦，怎麼說，說時，站起來，已走近她的身旁，拉着她手這問道，月妹，你……怎麼啦，牡丹抬頭，用懇切的目光，凝視着他道，明哥，你的恩惠，我是到死也決不會忘的，明陽聽到此，急忙用手將她櫻口捫住，埋怨她道，月妹，你的心我早知道了，緣何苦要說死呢，牡丹見他這樣多情的愛她，心裏正是萬分感激，這叫自己怎能再開得出口說退還的話呢，於是呆呆的又怔住了，明陽道，你到底是個什麼意思，說給我聽罷，牡丹只得又道，明哥爲我化了這麼多的錢，講說明哥還在求學時代，倘然被你媽知道了，明哥的前途，不是要受到了影響，那時我心中怎能對得住你，所以媽說這些東西，實在不好意思收受，全都還了你……罷，牡丹聲音是很輕微，臉兒慢慢低垂下來，明陽道，這你老太太也多慮了，假使我沒有能力的話，我決不冒然從事，月妹，你放心，回頭我和你娘說好了，牡丹低聲道，你的情，我終記着你是了，明陽聽了這話，心裏頗覺難受，喉間咽着道，月妹，你果然不願和我……說到這裏，再也說不下去，牡丹連忙抬頭，握了他手笑着，明哥，你別着急，因爲你這人太好了，所以我娘託備

都覺不好意思，明陽道，我知道你們意思了，但你也管放心，我決不是這一種人，日後我若負了你的心，我決不得好死，……牡丹到此，也急伸纖手向他嘴一按，眼皮兒紅起來，默老地無語，望着明陽，眼角旁湧上一滴淚珠，明陽心裏也覺一陣莫名的悲哀，雖然吊下淚來，牡丹見明陽也流淚，一時反破涕笑道，好好兒的倒累明哥也傷心，你快不要再想這些事了，明陽拭淚道，月兒，你要知道，你的身世，你的境遇，是太使我感動了，兩人正在說時，白老太太已把蛋炒飯喊來，牡丹忙去取一雙筷子，放在桌上，明陽忙道，老太太，這真對不起，你們自己的飯涼了呢，白老太太道，不要緊，我們可以換的，說着，便把牡丹一碗飯也換了熱的，牡丹道，明哥，那麼你坐下來可以吃了，明陽遂在桌旁坐下，白老太太仍就坐在床邊吃，牡丹握着筷子，只管挑着碗上的飯粒，向小嘴裏送，默老地並不說話，明陽拿了匙掬湯喝，回頭見白老太太，好像正向自己望，因乘此笑說道，老太太，剛才月兒對我說，因為我替月兒化了許多錢，你們心裏十分不好意思，……：不過在我想，也不算什麼一回事，這在一年前的你們，恐怕也不這樣希奇吧，你老太太的意思，我當然是很感激，因為你們是十分的顧慮我，但這些我原也知道，昨天月兒也問我過，這是全出於我的一些兒心，請老太太就賞我個臉兒收下罷，白老太太聽明陽說得這樣委婉，而且又這樣客氣，這叫自己回答什麼好呢，因忙答道，高先生，你真太客氣了，不知叫我們怎樣報答才好，明陽聽白老太太已經答應，心裏十分高興，回頭向牡丹望了一眼，却見牡丹也在望着自己笑，三人用畢了飯，明陽催牡丹拿衣料到下面去裁

道，我替你分記好了，這件茶綠絲絨做駝駝絨，妃色軟綢作纏絨，那春波縐和百蝶縐做夾衫，單的往後再說罷，牡丹笑道，先做一件得了，那夾的時候儘早呢，明陽道，做好了也是一樣的，牡丹笑着，因把那幾件料子都取出來。

第十二回 兩小無猜嘖哥彈暗淚 偶然被邀跑狗得獨贏

明陽看着牡丹給裁衣匠量好尺寸，一面叫白老大也來裁好衣服，他方始向白老太告別出來，牡丹送到滄柏路口，明陽道，你進去罷，牡丹站住道，你幾時再來，明陽道，後天和你一同去拿大衣，說着，握着她纖手搖了一搖，笑道，我叫你下午去燙髮，你答應嗎，牡丹含笑點頭，明陽才跳上人方車，叫拉回于公館去，到了上房，只見媽媽朝着裏睡在床上，一聽脚步聲，便回過頭來，見了明陽，便叫道，明兒才回來嗎，明陽點頭道，媽媽睡午覺，說着，便走近上前來，高老太在床欄上倚着，望着他微笑道，明兒這幾天很忙罷，明陽聽了，倒是一怔，因道，放學的時候總要十二句半，我怕回來你們已吃過飯，所以約着同學就在外面吃了，高老太道，我問你一件事，你願意嗎，明陽笑道，什麼事，媽媽你說罷，高老太想了一回道，你的舅母說，上海地方，原是墮落青年男女的陷阱，她的意思要替你早日定一頭親事，免得你心裏不安定，明陽驀兒一紅，心想，這一定是自己好幾次不回家吃飯，所以引起她們的疑心了，因忙說道，媽媽，你這個請放心，孩兒在外面是決不會胡鬧的，高老太笑道，我原也知道你不會隨俗浮沉，但你願意

早走一頭親事嗎。明陽低頭不語，好一回兒，便輕聲問道，是那一家呢。高老太道，這是你舅母私和我說的，你和鳳兒的感情原也不錯，她是早有這個意思了。明陽忙道，這事鳳妹知道嗎。高老太搖頭道，她那裏知道，舅母的意思也不錯，她說你舅舅只有鳳兒一個孩子，配到外面去，心裏又捨不得，再說你外祖只有我和你舅舅兩人。你爸爸又是個獨養兒，因此我家親戚是很少，你爸爸現在沒了，也全仗舅父來教訓了，鳳兒這孩子不但容貌好，性情也好，人是再聰敏也沒有了，我是自小兒就喜歡她，就是你平日不也很愛她嗎，我想兩家結了親眷，那是再好也沒有了，明陽躊躇了一回，想媽媽的話，當然不錯，她老人家爲我操這分心兒，爲的是愛我，但我在牡丹面前將怎樣交待呢，因笑了笑道，別的沒有什麼，只是年齡相差太遠一些兒，高老太道，說多也不多，只不過七年罷了，明陽聽媽一口的贊成，心想這事可糟了，一時情急智生，便笑着道，母親既然歡喜，我當然也贊成，但是這事，最好且待明年再舉行吧，因爲那時鳳妹高中可以畢業，而我也可以畢業了，高老太聽他這樣說，因也點頭道，這就隨你的意思吧，明陽又談了一回家常事，便走到書房間來，走到小院子裏，齊巧遇見玉鳳走來，見了明陽，只笑了一笑道，明哥回來了，明陽有好多天不會和玉鳳在一塊兒談話，以爲這時見了自己，必定又要纏個不了，誰知她只問了一句，便自管向上房裏走去，明陽心中好不奇怪，表妹突然會改變了她的態度，難道舅母和媽談起我們婚姻事，她也知道的嗎，所以聽見我就怕羞了，但是剛才我問媽，媽說表妹是不曉得的，我知道媽是決不騙我，但鳳妹究

竟爲了什麼呢，也許因爲我有幾天不會和她談話，她心裏氣着我嗎，明陽想着，便趕步上前，玉鳳的手拉住道，你到那兒去，怎不理我，玉鳳眸珠一轉道，我不是叫過你嗎，怎麼說我不理你呢，明陽笑道，我瞧得出鳳妹臉上不高興神氣，不知是不是和我生氣，玉鳳淡淡一笑道，好好兒的我憑什麼要和你生氣，明哥這話不奇怪嗎，明陽道，平日我回來，你終賴着問我在那兒，今天怎麼不問了呢，玉鳳笑道，我問你，你終回答到朋友家去，或者和同學一塊兒外面吃飯，這些我耳朵聽熟了，如果我再天天問你，那我也真個是太傻了，明陽聽她語氣中，殊有怨色，一時想起那日午後，自己去尋牡丹，玉鳳送我到大門口，再三囑我早些回來，不料那天又直到晚上才回家，這大概使他小心靈中感到失望吧，可憐鳳妹爲我這樣的操心，自己却當她是耳邊風，無怪她要怨恨我了，但鳳妹是個天真無知的童心，難道她近來也懂得愛了，想到這裏，便回頭去望她，却見她低垂了頭，脚尖在地上劃着字，明陽道，你沒和我生氣，那麼你同我到書房裏去吧，玉鳳沒有說話，默然地給他拉到書房間，明陽放下書本，脫了大衣，倒了兩盃玫瑰茶，一面笑道，幾天來在外面應酬，和鳳妹很少談話機會，今天我們聊一回天囉，玉鳳在他對面坐下，微笑了一笑，自端着盃子喝茶，明陽見她這種意態，是從來也沒有過，怎麼僅僅幾天來，就把她天真爛漫的心改變了，這好像換了一個人，但她所以這樣的，主要原因是爲了什麼，這自己多少有些兒明瞭，不知怎麼來安慰她兩句好呢，自己一向對待她是個小奴模樣，現在可不能了，叫我先開口講些什麼才是，明陽這樣一想，就也

呆呆地怔住了，這時玉鳳的心中，也有她的想頭，她想自己年歲一年一年大了，可是還一味孩子氣，尤其在這位表哥面前，更加不避什麼一頓嬉笑，總着他玩笑鬧嚷，可是他終百依百順的，現在却和自己似乎生疏了許多，他天天下午出去，一定是和密司田慧珠在一副玩，自己的話，他也不十分要聽了，也許他在討厭自己，所以寧可和他避開一些，可是一個人，在房中時，她又想從前表哥是自己獨有的，現在在被田慧珠搶去了。玉鳳這樣想着，心裏也覺得有些傷心，暗自也淌了一回淚，玉鳳的想頭，雖然是孩子的心理，但是否有愛情作用在裏面呢，她自己也不十分明瞭，她只曉得表哥一個人是可愛的，和自己是玩慣的伴侶，一旦生疏起來，心中便好像失了一件什麼寶貝，當然有些難受吧，這時兩人靜悄悄的坐了一回，玉鳳見他並不和自己說話，心中愈加心酸，便站起來道：「明哥，我還要理一回課本，等會兒來和你談吧，明陽見她說話時，依然滿面嬉笑，因也不理會什麼道，晚上有空和你瞧電影去嗎，玉鳳嫣然微笑搖頭道，今天我有許多功課要預備，怕來不及哩，說着，便回到自己臥房，她却並不作什麼功課，側身在床上躺下，掩着絹帕，暗暗地啜泣了一回，可憐的鳳小姐，從此也墜入情網中了，光陰是不停的過去，又過了兩天，這天下午，明陽坐了人力車，急匆匆的到牡丹家裏去，當人力車拉過柏路時，忽見從微飛路迎面也拉來一車，車中的人，向明陽喊道，哈羅，密司脫高，明陽連忙仔細望去，原來是田慧珠，因也喊道，密司田到那兒去，慧珠已叫車夫停下，笑道，巧得很，正想到府上來拜望你，不料竟在街上遇見了，明陽因也跳下車

子，各人付去車資，握了一陣手，慧珠道，你有沒有什麼事，我想邀你到跑狗場去玩，明陽因為牡丹約定今天同去取大衣，而且自己還有許多事要幹，遂笑着道，這個我是外行……慧珠不等他說完，便挽着他臂膀笑着道，去見識見識不好嗎，我知道你這人極喜歡客氣，說着，便不管明陽同意不同意，拉他到一家汽車行，叫開到逸園去，明陽不好意思推却，坐在車上却暗暗叫糟了，一回兒，汽車已進逸園大門，兩人下車，慧珠給他一塊會員證，一面買了兩本預測，明陽笑着道，密司田，你對於跑狗的情形很明白吧，慧珠笑着道，也不見得，我在這個地方，知丟脫了多少錢，說着，分一本預測給他道，下午所跑狗的名兒，以及過去成績那一隻狗最快最好，統統都在裏面，使買票的人瞧了胸中略有把握，明陽接過，一面跟着慧珠到會員大看臺，見場中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西洋人東洋人統統都有，下面跑狗的場子，却和跑馬廳差不多，只不過小了好幾倍，慧珠拉開兩隻椅子，和明陽坐下道，今天是星期六，所以下午也有跑狗，平日是要在晚上八時起賽，說着，一面又翻開預測，指給明陽瞧道，現在已三點半了，第一趟第二趟是跑過了，這次是第三趟賽，路程是七百碼，這裏預測的六隻狗都是好的，過去成績不是第一便是第二，不過他們仍挑出最好的三隻，密司田高，你瞧，他這裏是二號極司非第一，五號生別羅第二，三號喬治第三，明陽忙問道，這本預測中既然已經說明，那不是個個人都可以贏錢了嗎，慧珠笑着道，這也很難說，你如果照他買了，恐怕買不着，如果不照他買了，偏偏又和預測中一樣，所以買票實在非有經驗不可呢，明陽道，那麼這一趟你瞧

買幾號狗好，慧珠道，照預測買票，獨贏也許沒有把握，位置比較穩些兒，我想買十張生別雜位置怎樣，明陽笑道，我是個門外漢，你買的當然不錯，慧珠笑道，你倘使沒有把握的話，你可以瞧他牽出來餉狗，看那一隻雄偉，這是要給初次來的人看才有意思，常常來的人就不行了，明陽點頭道，這樣很好，你慢些兒去買，且待我瞧過了狗一塊兒去買吧，兩人正說時，場上已牽出六條狗，都是穿紅制服白袴的西人牽着，一號是披紅套子的，兩號是披藍套子的，三號是披白套子的，四號是披黑套子的，五號是披黃套子的，六號是披綠套子的，套子上面統標着1 2 3 4 5 6的阿拉伯字，看過去好像運動家穿着汗馬夾，個個雄赳赳神氣，明陽見四號的狗最小，嘴兒最尖，尾巴藏到屁股下去，並不豎起來，心想這條狗很有意思，因在皮匣中取出五十元鈔票，遞給慧珠道，我買四號獨贏十張，慧珠笑道，你揀中意了嗎，明陽點頭道，不管他三七二十一，我且買了再說，慧珠嘆的一笑，明陽見她這樣，一時省悟過來，原來她在討自己便宜，因笑指她道，你真不是好人，慧珠格格一笑，便白買了，等慧珠買來，那六條狗早已關進籠子，那時場上纔有一隻電兔，係用機關跑出來，當電兔跑到籠子面前，只聽噹的一響鐘聲，那籠子門早已統統開了，六條狗便各拚命的追電兔去，等到一圈跑過，電兔進了洞，狗也已跑過目的地，只見對面高臺上掛着三塊牌子，第一四號，第二六號，第三五號，明陽一見自己果然瞎買着了，樂得笑彎了腰，一面尚慧珠道，密司因，買到沒有，慧珠道，我幸虧買位置，否則五十元錢就泡湯了，你的運氣真不錯，我們快一兩取錢去，兩人

連忙到傾款處，只見一塊黑板上寫着四號狗獨得五十五元，五號位證得款十七元，慧珠拍着明陽肩笑道，可了不得，這隻四號狗真是大冷門，竟被你買着了，明陽笑道，那慧珠你快給我去領吧，不多一回，慧珠早已領來道，你的款子，我叫他開一張即期支票，明陽接過一瞧，却是一張中國銀行即期支票，五百五十元，因點頭笑道，很好，你贏多少，慧珠道，我終算也得到一百二十元錢，明陽笑道，我這錢真贏得莫名其妙，慧珠忍不住給他說得吃吃笑起來，這時兩人又在看臺，第四趟早已開始，慧珠道，這一趟票已來不及，我們看一次吧，明陽道，你猜這一趟是那隻狗第一，慧珠道，預測上是六號，我看五號倒有些希望，依你的眼光呢，明陽道，我瞧兩號狗很不錯，慧珠道，那麼我們且瞧着，到底誰猜中，兩人正說時，突然見臺下一個人，大呼有人搶鈔票，倒把衆人都大吃一驚。

They invited the Indians.

Before they sat down they said, "Father, we thank Thee."

That was the "First Thanksgiving"
A long time ago.

The rapidity with which the pictures are drawn on the board helps to concentrate attention and to form rapid mental images, as also to stimulate a logical train of thought. When the illustrations are completed, taking the pointer, go from picture to picture, letting the children recall the significance of each. This last exercise will serve to connect in the child's mind all the previous statements, and will give much pleasure to any class of children who will unconsciously retell with great interest this fairly long story.

Even if the pictures drawn are very crude, it will not in the least dull their interest, for in that respect the teacher ever has their profound sympathy. Whatever name she gives her illustration they will never forget, hence the secret of the success of such

by a storekeeper. Different children shop to make a purchase. The storekeeper then properly, "Good morning, what can you to-day?" Each customer is requested some original answer such as this, "I want a top for my little boy." The storekeeper the article called for, speaking of its qualities: "I have a very fine top, it is too, and it sings when it spins."

The purchaser examines it carefully about its strength, its price, its size. A suggested expressions from the teacher will encourage the children later to speak for themselves. As the game is played on success, pleasing little flow of language and a very interesting chat will follow.

In conclusion, I would say, for successful reproduction:—

- A. (1) The story should be reasonably simple.
- (2) The story should easily stimulate interest and sense of humor.